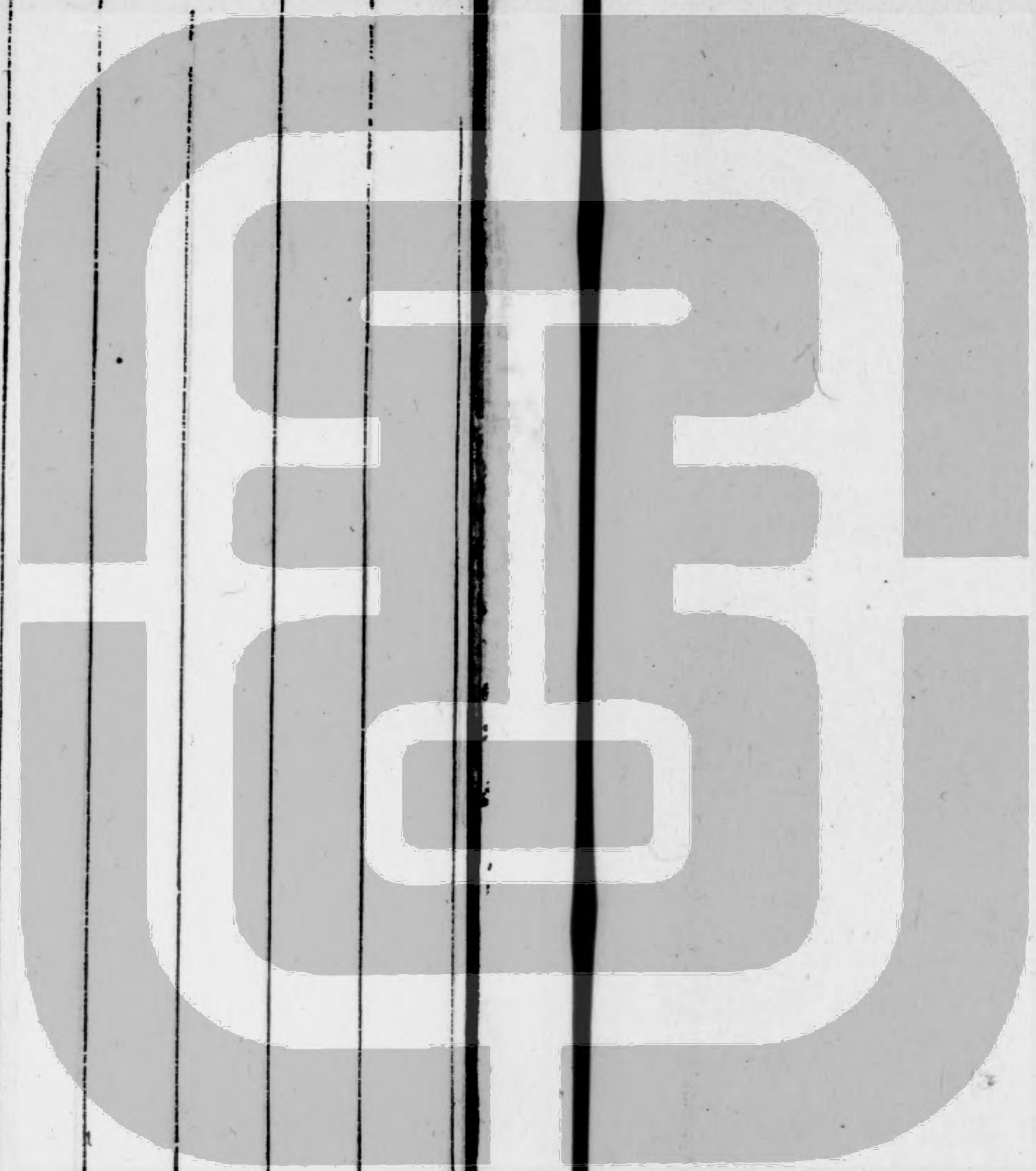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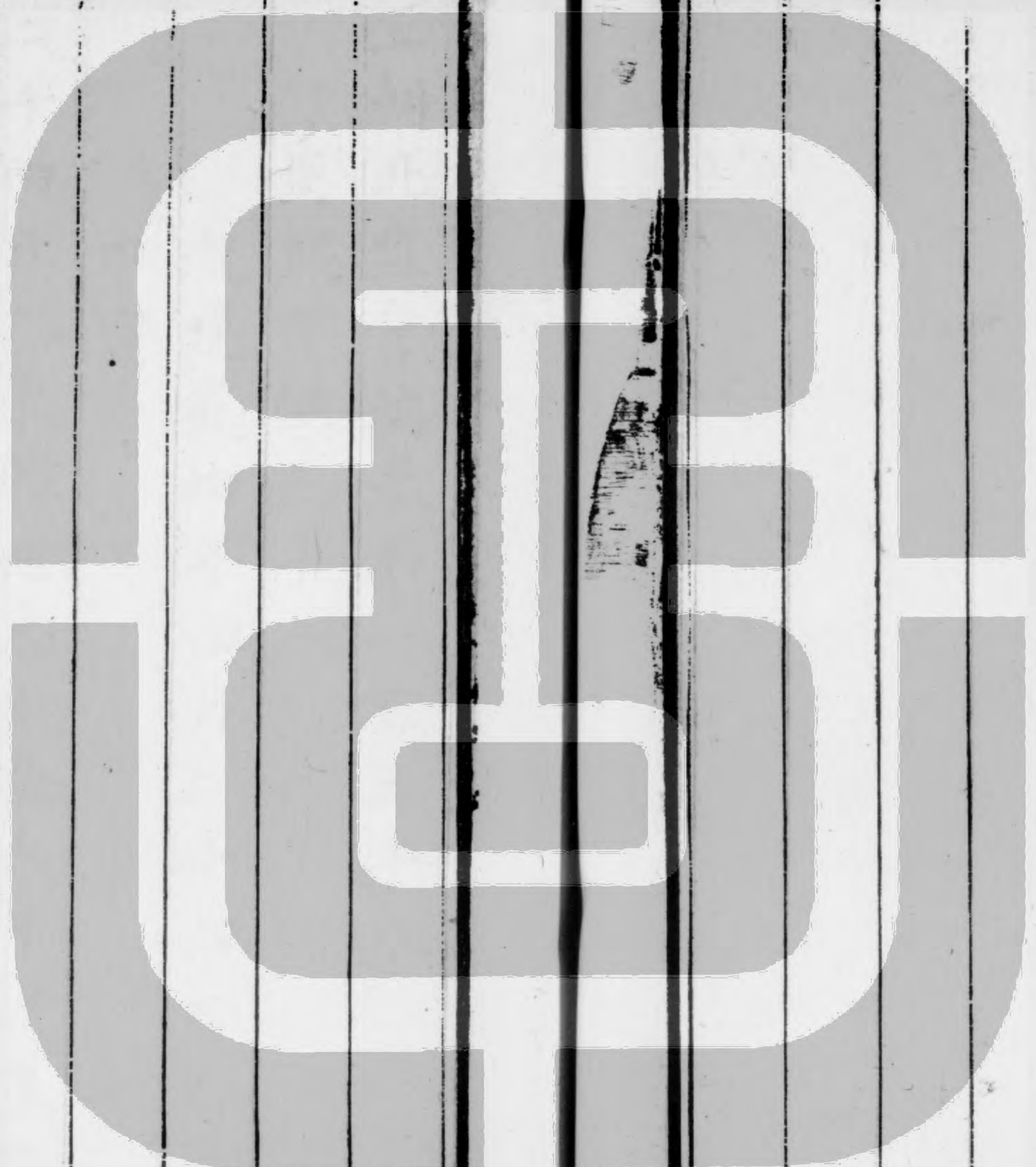
三朝正旦會編

卷

勅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八

炎興下帙三十八

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己未盡五月十三日  
甲寅

二十四日乙未韓世忠敗金人于建康府江中捷奏至除  
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節度使 制曰門下朕遭百  
六艱危之會賴二三梟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  
既騰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卒疇勳敢廢于邦彝爰錫  
贊書用孚群聽某官某勇聞天下氣蓋關中堂堂將種  
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已恭而事上謹蚤服周行臨機  
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害之邊  
蕃銳以須鼓儻而擊縱精兵于數路若珠走盤擠醜虜  
於長江如杵投臼坐以宗堅之壁城茲南紀之安威行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一 一 龔志  
而海內息肩師勝而國人屬目是用兼隆徽數時表膚  
功出擁齋旄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夏篆視三孤絕等  
之崇申衍采封陪敦并賦以永旂常之載以昭帷幄之  
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帥師之榮賞不踰時者人君之信  
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冲可以保富貴之終勉  
圖爾休毋廢朕命可特授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  
節度使 遺史曰初江上防秋韓世忠屯于鎮江府及  
建康失守世忠退軍于江陰軍迤邐至平江府秀州至  
是世忠聚集舟船擺布于江中以扼金人歸路時邵青  
以舟船在蕪湖往來于建康竹蓐港世忠使人招青青  
受招安而不以會乃曰我方為賊其下皆窮恐不為用  
故不可動也是役也世忠敗金人于江中奏捷至行在  
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詞有曰屯

兵要害邀擊其師大振軍聲殺獲過當大羊震疊知國  
有人

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兀朮再戰于江中為兀朮所敗  
孫世詢嚴永吉皆戰死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以海船扼  
于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兀朮謂將軍曰使船如使  
馬何以破之韓常曰雖然見中軍則自遁矣兀朮令常  
以舟師與戰舟師多沒常見兀朮伏地請死兀朮貸之  
乃揭榜立賞許人獻所以破海船之策有福州百姓王  
人僑居建康開米鋪為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兀朮  
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糶漿俟無風則出  
江有風則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蓬蓬  
則不攻自破矣兀朮信之一夜造火箭成以戊申出江  
糶漿行舟其疾如風天霽無風麗日當天海船皆不能



動金人以火箭射蓬則火起世忠海船本備水路之戰人皆全裝馬皆鐵面皮甲每船有兵有馬有老小有糧食有輕有重無風不能行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計遠望江中層層皆火火船蔽江而下金人鼓擢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世忠皆敗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兀朮既敗欲之建康府謀北歸為世忠海船扼于江中不去得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于蘆陽地開掘新河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皆在世忠之上流矣兀朮信之乃命掘河一夜河成次日早出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襲之而已初長蘆崇福禪院行者普倫普贊普璉結集行者及強壯百姓千餘人分為三隊在楊家洲上自相守保世忠嘗約普倫等為策應至是普倫普璉

普贊等率其眾千餘人駕小舟千餘艘皆裹紅巾立紅幟來策應至長蘆遇世忠海船狼狽而來金人至長蘆亦回世忠餘兵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江濱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舟糧食或有得銀絹錢物者姓氏錄忠義傳曰孫世詢字詔道開封府人也有勇有謀善騎射少時曾蹈之薦之張方平隨軍旅屢立功後從韓世忠為前軍統制與大金戰應天府河東府皆稱其勇苗傳劉正彥反軍臨平鎮世忠來勤王世詢為先鋒與賊戰大敗之故傳正彥走從世忠追襲至建州浦城縣大戰破之殺賊兵萬級統制馬彥浦趙竭忠趙揭節皆戰死世詢臨陣遂擒正彥加觀察使及大金兀朮渡江復自建康回世詢隨世忠及兀朮戰建康門外大敗之次日再戰江中無風世忠軍皆海舟不能行大金



竟以小舟來縱火世忠軍敗世詢及嚴永吉皆力戰而死

張進及梁斌自虜寨脫歸先是張俊命選鋒正將梁斌副將張進屯諸暨縣金人陷越州斌與進投拜上還越州也進得脫復聚衆得二百餘人歸還行在叙其功以贖投拜之罪又言梁斌不肯歸朝廷與併殺之既殺斌然後乃能歸朝耳又數日斌以衆三百餘人還朝廷亦待之如初仍不問張進之詐斌後為策選鋒軍統制牛皐敗金人于定村擒其馬五太師金人犯江西者回軍北歸牛皐潛軍于寶澧之宋村衝其中堅殺傷甚衆生擒馬五太師招捉司加皐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為伍軍都統制

汪藻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其狀曰右

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于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嘗以寒方至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投奏又以為朝廷久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于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累累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復



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已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甚為窮蹙之狀以欺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耶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之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若救弊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

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筭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艘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新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以奇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也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過輕此賊忽此事特加采納不勝幸甚

五月七日戊申濠州土豪王惟忠棄韭山寨率眾歸于節制使劉位 王惟忠濠州鍾離縣農家也字移孝卅角有



立志兄弟三人惟忠最幼每經行于市人皆不語以俟其過故人號為靜街三郎軍興上有詔許民自保惟忠乃據韭山為寨與鄉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老小數千惟忠屢與張文孝史康民戰金人以孫興來知濠州管屬縣鎮皆聽興偽命而用天會年號興遣人招惟忠猶不從至是惟忠率眾奔韭山寨歸于招信縣劉位位令惟忠為左軍統領官韭山寨壘石為城周匝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環繞之戰禦之具稍備民之願來依者凡萬餘人惟忠選強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立外有群山環繞之山有泉湧出泉下有洞泉悉注焉洞雖不大然不論水之多寡或連雨會群山之水湊于其中而洞能容之俗呼為歸水洞儻無此洞則山泉與雨水皆為群山所壅不得泄寨在山之頂萬人居焉常蓄無水以給

食惟忠患之乃視歸水洞而謀曰若寨此洞不惟可得水以給食且水勢縈回于山曲亦可禱以為險也然此洞雖小能容無涯之水豈非有神物以主之乎萬人方待水而食所繫不輕吾將盡誠心禱之于神權塞此洞借水以給眾若神而有靈必陰祐于我乃與進士戴德夫謀禱塞洞之方德夫以惟忠之意朱書鐵為板以清酌祭神擠板于洞遂寔之以土石聞知者皆相視而笑以謂兒戲既而數人之力告勞而洞已塞矣人皆大駭及惟忠既去歸水洞復陷如初

十日辛亥直龍圖閣劉宴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被殺戚方圍宣州知州李光乞援于朝詔劉宴解圍宣州以觀察使巨師古為之副宴受命即日就道師古以兵繼之晏初在常州駐軍方率眾自西門突入欲作過宴自



城中殺出之至是晏始到城下未安營壘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賦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後設伏以斷其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單騎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隔小溝是時暑雨方漲馬陷于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鎗搭晏猶手刃數十人以無援而被害晏死數日師古兵到城下先具聞于朝上軫悼之贈晏龍圖待制官其四子仍令即死所立廟榜曰義烈歲時祭之 中興姓氏忠義錄曰劉晏燕山府人也建炎二年隨劉正彥掌赤心隊降于丁進有功正彥敗晏降于韓世忠累遷直龍圖閣四方年戚方反常州適晏兵至擊方大敗之方寇宣州知軍事李光固守其城晏追方至宣州大敗方解其圍方敗走晏追擊之不勝力

戰而死時稱其忠勇立廟于常州

十一日壬子金人焚掠建康府報江東安撫使陳邦彥先渡江而去 金人焚燒建康府虜掠人民劫奪財物出建

康府城靜安渡宣化而去兀朮屯于六合縣舟船入自瓜步首尾相啣至六合不斷建康城中悉為灰燼矣金人已渡淮東無警安撫直寶文閣 張積尚守揚州招信劉位以節制之職聚衆在橫山帖然無一事軍惟飲酒賭博而已先是知真州向子志措置欲移治揚家州而楊子六合之民願保名山子志棄真州金人據建康府大兵入二浙猶有游騎往來淮南大抵自滁河之西皆為遊騎所擾而不過滁河之東金人既渡江北占六合于是真州為群盜所擾已不可居王寇率軍兵共守方山後渡江駐于溧水溧陽之間金人又戰真州而揚



州亦不可守張積乃棄揚州金人據建康半年餘江寧鎮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和州亦留兵戍守雜以婦人戴帽中着軍號執兵器巡防壁城然無一事軍來虛到城下與之為敵者唯邵青竹蓀港探知建康城中金人不且多且兀术等皆在浙東建康有可克之理是時青見有殺牛者牛拒力甚青取槍刺牛其肋牛用兩角觸青中股青方病瘡不能行乃遣其次姓馬者往救復建康既至水門暴雨雷電大作不克入而遂退青殺之次有都團陳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為朱都團所告德全家被害及兵馬都監金鴻死之金人圍建康也守南門番官稱萬戶者常諭居民願往採薪者給牌子前去居民皆不從及被殺戮之餘方悟此萬戶之言乃欲保護居民使出城求生也

十三日甲寅戚方攻宣州不克退去宣州解嚴戚方圍宣州遇劉晏直擣其中又巨師古到及方戰于城北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受圍之初光妻管氏病雖甚苦至解嚴管氏皆不知人皆以為奇大抵守城之法先要財物豐備是時府庫財物盈滿而大富人家皆出銀錢為犒設故賊人積攻具以至積草積柴之類皆多以錢帛募死士燒之而人亦願盡死力如城北木塔寺有木塔下瞰城中虛寔當先除去而守甚嚴乃募人負草寔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即有應募者是夜來有草寔其塔內縱火火為塔所束如火柱衝天觀之雖可畏而人心則甚喜州城解嚴會隨功高下以金盃勸酒酒乾賞其盃初方以宣州城為龜形當以真武法禳之乃令攻城人多被髮用紅帛帕首方既去退



城之東壁摧壞者數十丈

岳飛殺劉涇併其軍 先是岳飛與劉涇合軍屯成宜興 飛領兵往建康劫金人于靜安得勝回軍溧陽縣得涇 軍將官王萬報涇欲殺飛母及妻而併其軍飛大驚即 令姚政往圖之政夜行抵宜興以飛母命傳語涇適得 家書諸路訪未議事涇不虞其謀入其室則有楊某者 伏于壁間遂殺涇少刻飛到撫其衆

史康民及金人戰于定遠縣軍敗閻勅被執而去 史康 民濮州人也初起于京東因迎神社會有織扇搨劍之 類從物藉以為資遂擁衆亂衆漸盛乏糧食殺人食之 號為餓蟲轉至淮南往來于濠泗間張文孝在其中軍 謂之張鈴轄文孝用鳧鷖及李徽猷計遂背康民殺康 民父母自為一軍先是閻勅在越州除淮南等招撫節

度使至崇德縣聞金人已犯錢塘勅到平江招得數百 人又聞金人在建康乃取江陰軍路渡入柴墟鎮至楚 州見趙立立方措置楚州勅以上命授立右武大夫徐 州觀察使知楚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使淮南東路兵 馬鈴轄之告勅至泗州而文孝在泗州出迎勅參拜且 曰聞太尉將到專來參迎勅甚喜勅與文孝至招信劉 寨于黃連埠文孝名為迎勅寔挾勅也是時康民屯于 韭山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埠破其寨取勅 及同行劉舜臣等一行歸定遠殺徽猷得鳧鷖至定遠 鬻割割其心以祭其父母康民見舜臣以謝殺鳧鷖雪 父母之讎金人周太師聞康民得勅屯于定遠也乃會 毫大太師兵渡渦口甲寅周太師入自西門康民出兵



迎敵大敗而回大太師已自北門入執勅而去是役也  
康民幾死趙宏救之得免次日康民議追金人奪勅聞  
康民渡渦口矣宏相州湯陰縣弓手也時人謂之趙鬚  
子初勅迎奉神御起離京西京也於岳飛處借使臣十  
人而宏一也循蔡河而下至渺渺遇張用勅說用歸朝  
廷以馬臯之妻一丈青嫁用為妻初臯為郭仲荀所誅  
勅周邨之以為義女既嫁用遂為中軍統領有認二旗  
在馬前題曰關西真烈女護國馬夫人劉舜臣者用之  
叅議官用俾隨勅以行故舜臣在勅軍勅在南京金人  
欲降之不可欲以為京東安撫使不可乃被害 姓氏  
錄忠義傳曰閻勅有膂力善騎射少以班直補官靖康  
初累遷至會步軍司公事上南幸揚州勅留守京師建  
炎三年京師留守宗澤命勅軍河南府會合王彥楊進

丁進六十萬欲渡河迎請二帝會澤暴卒而至王彥同  
杜充上表請上還闕以圖中原俄京城絕糧杜充赴行  
在勅亦以兵數千至淮南金人方南侵以節制淮南等  
路軍馬往拒之四年軍濠州定遠縣與金人戰不勝被  
執令同張文孝攻濠州史康民乘虛襲文孝敗之勅被  
虜後金人又攻康民于廬州勅同康民與戰敗績復被  
執勅置金人不屈而死紹興元年贈檢校少保節度十  
七年謚壯節

劉超據荆南 劉超據荆南分衆犯峽州先是張浚以宣  
撫使往川峽也經由郢州留小潘防禦一軍于郢州小  
潘防禦為部下彭筠所殺筠乃與超合超遣筠犯復州  
凡所經邑丘墟人無噍類于是超欲取鼎澧以窺湖南  
二廣



劉位攻趙瓊寨 劉位遣人攻趙瓊寨趙立出兵欲救之位大怒遂率兵攻瓊立復出兵為援且以檄告位大略言瓊已聽當使節制為朝廷守宿遷水寨當使乃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泗州之兵皆合聽節制位乃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九

炎興下帙三十九

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盡六月十一日辛巳

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 范宗尹辭免不允批答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粵從布衣早有人望累擊權臣于方用未嘗奸利以微名每陳治道之可行無不會文而切理迨泰大政尤灼見于所存一意盡公群倫皆理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制詔一頒縉紳相慶佇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遜避惟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再辭免批答朕惟治亂兩塗未有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德



相逢鮮值于同時卿識遠而才全謀深而氣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簡于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升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惟天資至論日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若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當圖群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摹于素定應機會于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遺史曰范宗尹拜右僕射張守除叅知政事宗尹具辭免賜詔不允仍斷來章汪藻行詞曰言其重厚則如倚泰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宗尹讀之謂守曰今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痾方篤稍施駛藥立有顛仆之勢

要使設施有序勿遷勿亟當相與戮力啟沃上前廣開言路陳拔賢材除別緇蠹節抑財用以至惜名器損僥倖斥豪右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張用寇淮西 張用自京西往東京轉南京界自柳子斬陽趨壽春至舒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諸軍皆分屯四布是時金人方退建康渡江北和州以東金人往來野無所掠乃揀草木但葉青而嫩者以火煮之搗去青水不問有毒與無毒但能咀嚼者悉食之以至動活之物不論飛走與蠕動得即啗之人皆困乏

改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崔增陷焦湖水寨 崔增磁州人隸閻僅軍為將守泗州浮橋僅棄泗州諸軍潰散增往壽春界中劫祝博士寨併其軍自濠州轉往巢縣攻焦湖水寨增得小舟數隻直擣



其寨寨有舟四五十皆淮西富高大賈及上戶富民初  
來曾徑兵火不能迎拒盡為增所有虜掠金銀財物子  
女之餘選壯充軍

孫興退濠州將校朱式率軍民請兵馬都監李价權知軍  
州事 金人自建康渡江而北也壽春府軍州太師招孫  
興等還壽春官吏居民皆送于西門之外勸酒酌別興  
與滕郎中及所部兵盡行惟留偽通判陳浩然在州興  
携二妓毛馬女楊蘇兒去以金價償其家自餘無豪髮  
之擾興在濠州凡半年及既去將校朱式率軍民請軍  
馬都監李价權管軍州事价用司戶叅軍江洵武謀囚  
按拜官張宗望及偽通判陳浩然于獄遂復用建炎四  
年年號玠以洵武權通判軍州事以小溪巡檢魏進權  
兵馬都監

六月二日壬申劉光世來朝

七日丁丑劉位敗張文孝克滁州

劉位屯于橫山張文

孝占滁州位以兵收復滁州丁丑至滁州文孝退去遂  
復滁州

八日戊寅劉位及張文孝戰于滁州被害

劉位既得滁

州即以其屬李頡為司法叅軍是夜與頡同宿于子城  
中頡夢城州屋舍盡倒既覺以為不祥將旦文孝以其  
衆至城下位引兵迎戰位逢兵衆數百以為己之兵也  
乃指麾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覺之欲急戰為賊所殺  
權知州苟其權知清流縣梅俊廸權知清流縣丞張恪  
非等州縣官皆散走朝廷即其地立廟榜曰剛烈

十一日辛巳趙立出兵攻捷懶于孫村浦

捷懶以大軍

下寨于壽河去淮河孫村浦兩舍乃南北咽喉之路又



作寨于孫村浦以守之趙立起宿遷縣趙瓊水寨民兵于城中辛巳親率親隨百餘人取孫村浦寨遣統制王彥忠以兵數百防壽河之救兵金人自壽河寨日遣三百騎往來于孫村浦往來出兵急遣鐵騎來救之為彥忠所扼不得進亦聞人以鐵騎來故不克攻而退彥忠亦歸

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劉光世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及周望責受招化軍節度使連州安置周望以同知樞密為宣撫事棄其軍而奔太湖也以宣撫使印棄太湖中金人已退募漁人入水求得之以宣撫使職拜節湖州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權重兵于吳門不能扞蔽脫身先退以致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降賊

並緣為姦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遂責授節度副使連州安置

陳規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陳規字元則沂州人以明法補官靖康初轉通直郎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人陷都城規率兵數百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王在黨忠相繼來寇皆敗而去遷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李彥義犯城規與賊頗克會孝忠為將張世所殺降于喬仲福數月楊進來攻不能下而退范宗尹為相分鎮以規為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趙延壽作寇規擊破其衆累加龍圖閣待制召赴行在在州八年屢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頗失



民心 規有朝野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康朝野僉言且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反覆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我國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國之強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天之所致也楊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若非天欲降災則人事亦無此失規不揆至愚竊窺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禦將帥施設應敵捍禦攻城之失與夫管見却敵之策論列而序言之朝廷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宜蓋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求勝彼則弱若用兵有術以壯中國之勢是夷狄之強用之則有弱有強不用則終止于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

定惟在用兵之如何耳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于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兵皆却是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士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兵必不克而速退又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為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兵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作諸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希三五十里不知虜兵



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于一齊敗歟潰散為盜京城之難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用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策規以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教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定策守險設使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

城內有數步之城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板城之命于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于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令金人所得咸為攻城之具規以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用在于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言善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困亂素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是施砲碎之亦可用單稍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留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



五人施放一座亦可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  
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馬亦然又  
况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  
重三四斤泥丸為之泥丸之力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  
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推毀攻城則須用大砲及  
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推毀城樓守城欲推毀敵人  
攻城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為對樓雲梯  
火車等攻城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礮石座尋碑石磨蓋  
石羊虎為砲欲攻城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  
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一二千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  
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  
城外砲來高則于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砲在  
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于死傷又豈有死傷曰不下一

二千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須用造高  
木一丈長一丈濶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  
外密出處以大麻繩橫編如竹筥相似以備砲石衆多  
攻壞即于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牆若此則砲  
石縱大至多亦無能損壞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  
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可能害人已耳可必得無虞也  
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門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  
固甚善也又恐人在車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恐宋門  
守禦官亦以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  
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  
全勝金人填壕橋成五對樓過濠攻城下列砲二百餘  
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砲每座可施砲石數  
塊砲石並發又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



禦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洞子皆可以隔盡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上廣不過二丈當立得幾人與守城接敵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設施五對樓止四百人止外必無使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已其疏跡亦自危其履危地來與守城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如此法不勝則交戰于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况對樓于填壕上惟可以直退必不能于城下橫行假使有于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者術亦多矣不思賊亦多矣賊用雲梯上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禦之

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能死者何以致之于死女頭牆裏雀臺上靠頭牆排權木每濶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頭牆五六尺賊至女頭牆上必為排權木隔至背後乘空守禦人于木空中施槍刀擊刺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閏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以竿衝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燒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城來路可以置而不問燒者失也縱不引燒樓止燒了賊樓子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賊燒開再進攻械來路雖然此事已失若守禦官別有守捍之具造城樓骨格欲于舊處安主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



前說造洞子于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代女頭以隔女頭矢石雖愈倍于前亦必無害次于燒了城樓子兩頭措置深埋排權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次打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西外根向下陵峻次于城裏脚下取土為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攻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剽賊必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于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于砲然而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之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設施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闕窄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

步亦不甚廣兩砲欲施放敵人在外先是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賊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不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于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不為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于城上專管裏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設少偏却令砲手少那却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抬轉砲坐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人用砲何能為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隔遮箭弩于砲石則



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于牆頭上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于城裏脚下取土為深濶裏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脚于新築城下緣裏河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于裏壕垠土新城脚下繚繞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為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况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

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獨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于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間常時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為賊生路也及為守之計不獨大啟諸門仍于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于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成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所備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自彼不能久攻兼既城內窺開城門自



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賊在外填壕欲為入計不攻自破所以敢自叛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于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死昔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春林桓等部等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噪于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匝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橫尸三十餘里獲鎧甲五千足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砲推擊城外有壕而虜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鵝車而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

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于改作皆不可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千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于百而功不至千其間有須更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為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于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搶路墻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裏墻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吊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曲于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賊陷



穿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  
施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  
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家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却  
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  
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雀頭高三二尺濶四尺雀臺上及  
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搶路一如大  
城上女頭牆牆裏雀臺上栽埋排權木以備賊填平壕  
塹及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賊于羊馬牆內兩邊受敵  
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城當一面而守城人三  
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坡遮隔壕外矣矢石是  
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攻城人雖破羊  
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  
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是披

城下寨以流伏兵不知賊人已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  
馬牆其鹿角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  
兵于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去大城脚止二丈不令  
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內反害牆內之人  
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于大城裏  
城脚下作深濶裏壕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路  
往路外築裏城排權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以  
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  
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方乃解帶為城  
以械為帶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城盡  
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見此攻城  
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為  
一攻城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



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無常形詭詐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得也是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于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傳之于衆而達之于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兇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矯氣相矜卒未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用則每日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決然而不敢辨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况規叅謁職當次對濫膺守臣苟無所見廢幾乎破彼姦謀使攻城掠地之心潛

消于冥冥之中致我宋之境無有遠邇若州若縣若守若令之人強者愈自奮懦者知自勉無畏乎虜人之來攻城之械而城之皆可以自保若成我宋山河之壯者不可不論也規竊嘗聞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又機不密則害成于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喜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孰能窮之今止據其虜人拔京城當時攻械設施略舉其捍禦之策大概言之至于盡精微致敵之方雖不憚其文繁而有所得真不可示人者况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不能自揆輒序于發言之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  
交興下帙四十  
起建交四年六月十一日辛巳盡七月十七日丁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

交興下帙四十

起建交四年六月十一日辛巳盡七月十七日丁巳

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 程昌禹家傳曰建交

元年八月公京西轉運判官入為尚書吏部郎官自南

都扈從至維揚與時宰論事不合出守蔡二年八月至

郡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盜賊充斥公乃招集流民

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

盜戰必克遂為強兵三年正月杜克留守京城招撫賊

寇張用王善而復攻之遂圍淮寧兩月張用分兵其衆

號二十萬來寇三月至黃離去城二十里公度其遠來

乏食先遣汝陽縣尉杜湛設伏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



人追至城遇伏大潰幾擒其次首馬友六月杜充赴行  
在檄公為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城視事京師既經虜寇  
獨啟四門餘皆闔行者居者皆以為病公至欲盡闢之  
又游手艱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皆死公欲寬為一  
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從七月蔡父老五百餘人投殘  
於留守司公還曰蔡荐經寇攘自公臨治寇奔它境雖  
今有本道運判滕膺攝事民未安其政詞旨誠切杜充  
時為宣撫聞之檄公還八月十八日入境城中來告前  
攝守滕收招巨寇王民所謂一筮針者合王清兩軍約  
數萬眾道蔡已入西京攝守弟故許其入城吏民知其  
入則蔡為墟矣極言不可弗聽公聞之宵征十九日黎  
明入城午漏上賊奄至移門不克入公令營于城東未  
丐糧曰吾廩未嘗餽賊求市倍其值乃售賊留日而行

過平榆乃肆掠微公則無復有蔡矣閏八月沒角牛楊  
進眾十餘萬寇真和進雖降為西京安撫然虜掠不已  
且百端需索于蔡公曰竭民血以資寇兵而給盜糧吾  
不忍也一切絕之故進復反遂來侵公令杜湛等各以  
部兵分掩其時雨且夜劫其寨俘斬不勝計賊不能安  
怒且恐乃兵四出聚糧造天橋雲梯謀攻城公亦為戰  
守備九月十一日公被召赴行在方趣裝忽聞金人渡  
河陽公乃上聞乞留捍禦寇退而行未報月末得蔡狀  
言虜遊騎入二十九日虜騎數至城東及賊大軍至屯  
于南東北三面約五六萬眾公令戒嚴且遣人繿城而  
出告警于行伍由是朝廷兩番虜人始檄諸道為備十  
二月初二日公遣畦貴出兵虜營虜之祁王席累勝之  
勢甚張眾亦心憚之公閉關偃旗息鼓既獻俘士氣大

總



奮公乃啟扉縱之至初四日生獲逾七百人虜睥晚七日莫測城中虛實乃退出師尾擊頗有所獲公自後連破賊曹貴楊勳斬馘甚衆又破田僧歌虱子兵擒歌公奇其狀愛其勇弗誅復委用之後率為良將所謂田羣者也四年二月以既除代奉詔提兵行關會有旨罷諸路勤王之師除公鼎澧鎮撫使

解前為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陳求道除為襄陽府登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范之才起復為金房均州鎮撫使兼知均州馮長寧為淮陽順昌府蔡州鎮撫使兼知淮寧府翟興為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江淮荆湖京西等路分撫鎮范宗尹建議也五月二十二日叅知政事范宗尹等劄子奏臣等恭依聖旨就都堂聚議分鎮事宜畫一如後一諸鎮

臣乞以鎮撫使為名一欲將京畿湖北淮南京東京西州軍並分為鎮其陝西四川江南兩浙湖南福建二廣並仍舊制一諸鎮除茶鹽之利國家大計所繫所入並歸朝廷及依舊制提舉官外其餘鹽司並罷所有錢賦除供上錢帛等自合認數送納外其餘並聽本鎮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副緣今初定理宜寬假而又責以備禦之事欲為蠲免上三年候事力當實日自分依舊一今來分鎮州多經殘破或緊要控拒去處理宜增重事權庶可以辨應管內州縣並許辟置知通令帥臣辟召具奏朝廷審量除授官吏廉污勤惰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予世襲恭奉聖旨依奏至是除陳規已下鎮撫使閑居錄曰宣和以來宦者童貫弄兵蔡京并韓樞柄邊帥大



率皆小人以賂賄用之軍政盡廢非徒士卒驕惰不可用且零落盡矣金虜大舉南寇不復可以支持靖康初淵聖下令河朔欲令節將世守事不果行今上駐蹕維揚獻言者甚衆宰相黃潛善以謂非急務恣寢其奏建炎三年南渡至于餘杭潛善既罷余謬當柄途而士大夫復以藩鎮為請余為擇能虞卿等十人既奏之具陳以謂宜徵藝祖初時議制宜行在為京西淮北為藩方淮南為郡縣會余罷去事亦不行次年六月范宗尹為叅政申其說置鎮撫使遂以為相降詔施行然規模參錯多寡不均李成以舒蘄光黃四州叛徑擾江西孔彥舟授禹澧辰沅靖五州不赴遂犯湖南劉綱授濠泗岳飛授通泰趙立授永楚薛慶授天長郭仲威授真揚王彥授金房皆不能守惟桑仲以宗尹之兄宗禮任授以

襄鄧隨郢金均房信陽八郡地大人衆稍稍為患仲為其徒所殺裨將李宏代之宏為偽齊所逐鎮遂廢婁室撒離曷墨峯敗曲端于邠州白店原節要曰時撒離曷鎮於高原婁室墨峯率衆先戰官軍合之賊少覺撒離恐懼至于號哭無何賊勢復振官軍敗績由是賊中目撒離曷為哭帝郎君

二十二日壬辰知六安軍邊謀殺金人皆盡邊某初以金人寇城遂投拜金人以趙團練率北軍三百人屯于六安未經金人時守禦稍嚴鄉村強壯與射生戶皆聚于城中李成張用等皆攻擊不克邊某雖已投拜而徒壯射生戶猶在城中金人有回歸之意道路風傳金人將盡驅六安之民北去故土官李六使者與邊某等密謀先事殺之每日邀請趙團練筵會趙團練不疑壬辰



邊某及李六使率軍民及射生戶並殺金人皆盡  
二十四日甲午知六安軍邊某棄其城 邊某已殺金人  
即告報居人進盡納軍器少頃再告報依舊做買賣近  
晚又告報二十四日棄城盡出盡焚燒令各備乾糧甲  
午果棄城邊某令後軍拱某掠後放火城中一空是時  
張用在舒州有入廬州境者張用立大旗招誘山東河  
北士庶失業之人人多歸之李六使為李成敗北去壽  
春境被殺

戚方詣張俊降 戚方犯湖州安吉縣上鄉伺里張以兵  
討之至安吉鄉導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王再  
興齎檄招之會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乃詣俊乞  
降與其徒鄭某號為三哥哥者同至安吉見俊俊先見  
方諭之曰國家多難當以忠義報國家不可負朝廷方

曰不敢俊曰爾宜一心事主不得有二方拜謝而見三  
哥哥者俊曰國家不負人爾亦不可負國家曰不敢俊  
曰是何不敬人言爾復欲反乃呼證左而問曰是人果  
欲反呼曰實欲反俊命推出斬之方上兵馬簿有馬六  
百疋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自方到行在日中與貴人捕  
博不勝取墨漆如馬蹄者用炭火燬去漆乃黃金也以  
償博負每一博不下數枚于是已受正使矣時人為之  
語曰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須胡做

七月十三日壬子馬吉為韓世清所敗 韓世清在蘄州  
敗劉忠得柔福帝姬蘄州甄采聞于朝即與世清同護  
送柔福帝姬之行在到興國軍路艱阻不能行四月朝  
廷差內侍蔣克輔來迎請柔福帝姬不許世清離蘄州  
祇令采至行在世清曰世清已起發蘄州矣且得柔福



帝姬者世清也囑采別奏乞以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且言已一面起發上覽奏即降旨令世清徽州駐劄不許赴行在世清屯于徽州黟縣馬吉以潰散餘兵方擾于旌德太平之間世清屯黟遂率眾往迎之為世清所敗其提舉官孫抃死于亂兵吉自長壽山至縣出宣城至廣德受劉光世招安世清追至宣德而還

十四日癸丑崔增犯太平州 崔增既破焦湖水寨有大小舟數千艘人聞金人已渡江北屯于淮東增乃率其眾漸出柵江口未有所向遂犯太平州繞城劄寨甲寅夜以船百艘載攻其傍東南城角攻打賊眾約二千餘併力齊攻知軍州事郭保盡力禦之有三賊稱是閻將韓將呼曰城中有勇銳者請出挑戰荻港巡檢王宗引弓滿兩矢皆中二賊城上人謹呼賊眾稍却戊午數百

人叩城有賊首執大刀有裨旗寫守軍將劉順順引眾犯西南城角宗又射中之宗遂率牙兵魏進士軍洪亮等下城與賊遂退去賊驅虜居民于城下剖斃殺殘又縱火焚燒大慶觀及居民攻城不克屢為官軍所敗張用奔于漢陽軍受鄂州路安撫司招安 五月張用諸

軍在淮西乏糧六月轉至信陽軍復往德安府用屯中軍于三龍河曹成屯于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郢州絡繹不絕至是魚磨山寨軍亂統領將佐玉林孟振張衙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爺王林等謂之王鐵頭相州人初曾被擒入布袋倚船板上用刀斫其頭八刀以為死矣放入黃河中無何布袋繫頭脫遂把而出漸復得活又謂之王八刀後為橫行遙郡張俊下作馬軍將官者是馬老爺既死聞之者曰軍容不整至使軍中自相



屠殺豈為殺一馬統領乎乃是欲殺張俊耳用請從此  
自往求一死處諸人各令耐辛苦有隨用去者至淮陽  
有衆一二千時馬友在漢陽界內知漢陽軍范某懼倉  
庫不能給乃以軍事并倉庫見在移牒與用遂為知軍  
鄂州路安撫使李允文遣張定國往招用用受招安定  
國乃遂施濟渡至南岸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遠濟  
渡乎乃移文問之曰用懼遂反自漢陽界虜掠強壯而  
去允文遣水軍張崇追擊不及曹成聞之老爺之無人  
聞用自奔去大怒令執捉中國人到即斬之成常恨中  
軍統領官吳某實不同其謀成使人執至責以軍律不  
整使下自謀上者遂斬之

十七日丁巳郭仲威出平江府率衆奔于興化縣 郭仲  
威擾平江府之民朝廷聞之遣俊來治仲威之罪仲威

覺之率衆出平江府遁去屯于興化縣朝廷授以真州  
鎮撫使

巨師古軍于杭州薛成軍于婺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

三月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四十

二

功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爰興下帙四十一

起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丁卯盡八月十日庚辰

二十七日丁卯金人立劉豫于北京國號齊 金人冊豫

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

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救民

廼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廼者

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

元皇帝杖黃鉞而極點黎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

區宇咸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誓復漢疆太

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啟軍階陰結

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奸慝擾亂邊陲肆朕續承仰循先



志姑存大體式示函容廼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  
貪狼自起紛爭援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  
彼告援遂與祥和終莫聽從乃為辭拒爰命將帥諄諭  
許以自新終然不改偏師傅沐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  
復懽好地畫三鎮誓至萬年凡有質要悉同文約既而  
官軍未退夜盡衆以犯營誓墨總乾密傳檄而堅壁私  
結人使陰竊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累及畫河之  
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逆昭讜相鑒京城推敗鼎  
祚淪亡無併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  
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息民不料懦  
夫難勝重任妄為退竊反陷誅鋤重念斯民辭于無主  
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其位劉  
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

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  
姦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  
乎歷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  
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哀救亂  
之謀必扶極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  
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鞫隱逸舉孝廉  
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  
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庶列同辭一心  
仰在宜即始歸之日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  
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  
命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  
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  
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玉冊計大方十  
六萬方每方



字兩行 豫遂僭立于北京肆赦云門下自前朝失御率  
 土無依內離民心致螽起弄兵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  
 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業壠畝彌望而  
 荆榛老幼生靈廬舍多為之灰燼原野厭于流血溝壑  
 填于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  
 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皇天之降福宣命亟班于上國  
 郡制時設于東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陋  
 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之是樂今也晚節豈軒冕  
 之為榮屬乞退閑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  
 歷試暮年蔑著錙銖之效雖近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  
 免於饑荒方圖自效而歸敢有懷安之望顧策命之既  
 申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乎敦  
 迫軍民不容於遁逃至于屬部之州列奏樂推之積此

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数存焉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  
 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  
 儀尚循墻而欲避勉膺位數若負刺之不遑雖非虞舜  
 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  
 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尚念世道交喪國  
 俗益訛貧頑未變于民風誑誤多罹于憲網力期化洽  
 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  
 深履薄何以當大寶之隆拯溺救焚可以慰來蘇之望  
 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贊激冲以臻康泰以前宗正寺  
 丞李孝楊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吏部侍郎兼右丞  
 子麟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  
 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  
 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弟益為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



汴京留守升東平府以為東京以東京為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四太子南寇回以李節李休李壽鄭億年臣豫以儔為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節要曰先是虜中偽晉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後亦欲循邦昌故事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蓋以金人自陷山東捷懶久居淮濱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捷懶當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腹心也恐為捷懶所先遂遽建議務欲以歸粘罕從其說遣慶裔自雲中由燕山河間越舊河之南劉豫節制首舊河為界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

人莫敢言之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露意以屬劉豫群迎合虜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邇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爾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傳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述諸郡以取願狀歸至雲中具陳知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於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職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又遣慶裔喻豫曰戴爾者河南萬姓孝純者惟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類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諾之粘罕於是令右監軍兀室馳稟於虜主吳乞買從之故豫得僭立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為已見獻於粘罕非也金人入寇山東指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風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二十一 十一 藝志  
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捷懶豈敢擅許於人耶劉豫  
揣意求於虜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非自剛  
中始也然剛中之罪豈勝誅哉

大行義士石子明與金人漢軍萬戶韓常戰於真定大敗  
常軍 石子明與韓常戰于真定西山臘脂嶺大破常軍  
千戶劉慶餘為砲折其頸金人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  
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金燕雲路民兵千戶百  
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教定之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  
散則還為散民

三十日庚子水賊崔增攻太平州 崔增自癸丑寇城下  
攻擊不克至是退去

八月一日辛未朔岳飛除昌州觀察使通泰州鎮撫司  
五月岳飛有靖安鎮之捷生獲金人三百餘人至是岳

飛獻俘于行在授昌州觀察使通泰州鎮撫使

桑仲陷襄陽府 京西制置使有曹端者自京城陷聚眾  
擾于京西號為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于襄陽城下  
是時桑仲在唐州盡取強壯為民唐州之民在桐柏者  
盡為董平攢集屬董平者進退無所依皆盡室願歸於  
仲眾漸盛遂自光化軍將寇襄陽千秋遣端禦之檄鄧  
州譚充為援端與仲相遇于高車急擊之仲散稍引退  
端以獲捷報千秋會充遣騎兵五百來策應千秋曰譚  
安撫馬軍皆精銳當策應功耶遂率眾退于中廬南漳  
之間且曰令馬軍破賊仲間端退去整眾而進與鄧州  
馬軍遇地勢皆坡墜而有低林俗呼為孛蘿垌非騎兵  
之利鄧州兵大敗仲遂寇襄陽千秋公安親隨兵未嘗  
歷戰陣皆輕挑欲出戰千秋不許至于四丹乃令出戰



悉用行纏札腿以青帶繫足着新布衫如市井間做場  
弄捧人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旁俟親隨軍纔過未盡  
即突出盡唱令坐親隨兵皆坐以棍捧次第敵之方其  
敵也有一人奮身而起大呼曰我與爾搥擔仲之黨皆  
大笑有失杖者千秋統兵官貴仲正等諸軍皆散千秋  
棄城奔于中盧仲逆據陽千秋遣人密說王闢圖端闕  
者端之裨將也遂殺端衆軍皆散或百十人或二三百  
人合為伴者莫知其數惟後軍李忠寨差遠獨不散散  
與不散盡戴白巾聲言為曹太尉報讎千秋不可居乃  
轉往金州自此入川矣

七月丁丑李允文為鄂州路安撫使知鄂州 靖康間李  
允文以教王寓辭避奉使謫閑者數年張俊為川陝宣  
撫道出鄂州允文謁之後與允文偕行至京西以為京

西提刑時趙宗印屯于鄂州欲隨後入州乃以兵馬盡  
交與允文而吳錫初授宗印招安亦在其中至是允文  
鄂州路安撫知鄂州盡以其兵行

張俊為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三軍  
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放行尤貴武文之兼寵朕  
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律進之褒用疎在廷之聽具  
官某位資沉勢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畧之奇策信布爪  
牙之勇謀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而  
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  
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濡偶胡馬之長  
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抱鼓以忘身坐掃妖氛  
用鯨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消羣盜之搶攘併  
錄茂勳用加醲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



爰田仍加冀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朕既每存于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於前功惟一心同獎於朝廷斯千載永書於令甲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十月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處州 盧益辛企宗護衛一隆祐皇太后至行在李回楊惟忠防衛六宮

王瓊軍于信州 王瓊自馬家渡失守潰散由徽州走浙東至處州為神武右軍馬宗回追及戰於天寧寺前瓊走福建路宗回及李俸追至南劍州然瓊乃潰兵非盜賊也朝廷命軍于信州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軍敗被殺郭仲威棄其城奔于興化兀朮自建康回軍至六合縣欲發舟船取楚州路而行而趙立在楚州薛慶在高郵軍舟船不可發故兀朮駐軍六合未得歸捷懶自壽

河寨往六合見兀朮議事請益兵會孫村浦壽河之軍共取楚州兀朮乃分三太子兵欲攻高郵時郭仲威為真州鎮撫使移文報高郵薛慶知金人欲攻已於是率兵來揚州會戰庚午慶至揚州與金遇遂追戰不勝慶引還金人追至東門外慶墮馬被殺馬尋舊路走還高郵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薛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 姓氏錄忠義傳曰薛慶建炎三年率兵數千據高郵軍善用大刀勇剋諸軍知樞密院事張俊往撫淮南至高郵軍慶詐降拜馬首迎入城執之俊部下陝西兵三千多見殺逼俊令出慶軍將士官告三千道四年除楚州鎮撫使朝廷約諸州鎮撫互相應援紹興元年金人攻揚州圍鎮撫使郭仲威慶往救之殺金人兵甚衆慶力戰而世稱其忠勇絕倫能以功掩過者唯慶



能之

金人陷高郵軍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棄城走 金人三太子既敗薛慶之軍于揚州即長驅侵高郵軍副統制王林出城迎戰不勝奔于通泰高郵遂陷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楚州

張用中軍從黨歸於鄂州 張用已授鄂州招安曹成以馬老爺事執捉中軍人多被殺戮者用之妻一大青奮身出招中軍人隸麾下中軍人皆歸之用衆二萬餘人皆訴無糧食一大青曰待我措置獨未知用授鄂州招安俄有人報用已受措置司招安一大青乃率衆趨鄂州避馬友不由漢陽取間道出漢陽之後自下流渡江復與用合

趙立起趙瓊寨民兵不至 先是六月趙立置趙瓊寨民兵于城中七月復放歸本寨至是金人已陷高郵軍捷懶欲併高郵軍人共攻楚立遣楊柳金至水寨隨五十人起發瓊民兵起諸寨首領共圖解圍楊柳金至吳城土豪徐宗成曰滿家良賤皆為楊柳金殺戮今乃敢來此即遂與土豪衝進及瓊等謀殺楊柳金割斷楊柳金脚筋以枣木為大械械其頸置之井上垂其身軀而死扛出擲屍于清河中親隨五十人惟一二人得生還時楚州已破攻急立聞之大悔嚙指出血滴血寫書責已差蔣某招諸水寨無應者趙瓊贈其銀衣服等使歸援兵遂絕矣

李邠彥吳敏李綱皆復舊

張琪移屯于襄安鎮 初張琪屯于舒城縣界李成在舒州頭子山遣人索糧草琪懼之移屯于廬江縣四月琪



破礮山寨先是盧巡檢者聚衆自保既遭琪所破乃奔散渡江途中之人以為姦細遂殺之六月琪破崑山寨至是移軍屯于襄安鎮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倚吳併王紹王反及之胡思等仍荐孫覲汪藻李擢陳戩等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等皆不聞奏者譏其不公

翟興令其子琮及趙林敗金人于永安軍 金人侵犯陵寢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由河南府至鞏縣永安軍邀擊屢戰皆捷襄遂至澠池縣出界

翟興加武略大夫兼闔門宣贊舍人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河南府事管內勸農使 朝廷以分鎮之權擢翟興為鎮撫使制詞有曰果毅自奮智略有餘總合師徒有賈携歛挫鋒之意襲逐勇寇有

履軍舉旗之功先是兩河陷沒興以京西河東河北接壤是時尚有忠義之人聚兵保守山寨不願順番者興遣印信持蠟書取間通以結納之如向滂王簡王英等數十寨願聽節制興具聞于朝廷上大嘉遂命興經制使王擇仁同領其事擢興節制應授河北河東兩路軍馬使興遣人作商販渡河密賫撫諭自是并汾澤潞晉絳懷衛河陽等數州山寨首領盧師迪李吉李彥隆馬夜叉李遵宋德輩至河陽見興矣

孔彥舟據潭州 朝廷除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詔告既到昌禹檄傳禹澧間孔彥舟在鼎州仍渡江取太平村入湖南界至寧鄉縣以王寧師拒之不勝彥舟遂入據潭州

捷懶使特木也萬戶撫諭趙夔寨



捷懶會高郵金人併攻楚州慮趙瓊寨為楚州之援也  
乃遣特木也萬戶往撫諭之瓊已拒楚州之命不發援  
兵又徐宗成等殺其來使楊柳金遂約特木也萬戶至  
宿遷縣追瓊等諸領聽命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交興下帙四十二

起建炎四年九月一日庚子盡十一月一日庚午

九月一日庚子朔呂頤浩駐軍于饒州 呂頤浩為建康  
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顏孝恭巨師古楊  
惟忠王瓊六軍皆聽節制李成寇江州頤浩乃駐軍于  
饒州四望山

三日壬寅知德安府陳規以王命招馬友降 馬友擾于  
京西湖北也以其衆寇德安府圍城數月不克知府陳  
規守禦甚嚴友不能近規乃與友約通買賣鹽一斤為  
錢二十千八月有俸使往四川回者以路不通行留府  
中規乃與俸使謀令以王命招友受降友許諾約既成  
而奉使行友乃以文字報前路不得擾掠王使至孝感



縣尉告之以前途南行奉使遂止而友復猖獗矣時曹成屯于三龍河也

四日癸卯通泰州鎮鎮撫使岳飛入泰州 七月岳飛除通泰州鎮撫使至是以本部兵入泰州飛治軍嚴整將士畏之禁止軍中不得搔擾百姓尤得民情

馬進入興國軍 馬進自黃州由大江渡治縣寇興國軍知軍李儀及軍縣官皆在城中遂開門納之進入城放買賣不殺掠如官軍馬

趙延壽寇德安府 趙延壽號趙不忙以衆犯德安府陳規禦退之

二十日己未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成戰于平鹿縣長沙平仲敗走追至竹山縣而還平仲退據房州 王彥在金州時中原盜賊竄起大者據睢鑄印章擅生殺

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飢饉荒榛無所資給惟四川號為全富金州適當蜀之門戶彥撫民治軍寬猛得宜軍民皆信嚮之巨寇桑仲已陷襄陽進攻均房知州李倫清韋知幾脫身奔竄仲勢益張有窺四川之意擁衆號三十萬直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者彥之舊部曲也以申牒懇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將佐曰吾素知桑仲之為人善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謀決復為賊今必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立血戰不勝陷馬于渾中其子璋馳馬適過立呼之使救璋不顧而去立遂被執為賊碎其屍立罵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糧食不繼或請避賊鋒彥曰方今醜虜在陝右桑仲在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奈何吾受國家厚恩誓不與賊俱生以毋託其友



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為犄角時軍官纔二千人彥謂諸將曰大丈夫要當以忠義死節豈可效鼠輩偷生負國敢有言避賊者斬人皆奮勵願爭先致死己未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其勢甚盛彥執旗大呼麾士士悉皆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襲二百餘里望賊陣黃水還據房陵

張俊以陝西五路軍于富平為婁宿所襲諸軍不戰皆潰先是張俊以川陝宣撫之職後生氣銳欲聚兵深入荆平禍亂初至漢中會諸將問大舉之策前軍統制王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州興洋以固根本設若敵人憲境則檄諸路將帥互為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大失也時俊之幕客皆輕俊其氣亦銳見兵馬

已集謂大功可成要當疾進聞彥之言皆相視而笑曰提兵數萬乃畏怯如此何日成大功彥以計而行即請為利州路鈐轄而去後俊駐于秦州金人敗吳玠于彭原店復還河東俊欲大舉因問威武大將軍曲端有何計策端為承平之人不輕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且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俊不喜曰將軍乃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軍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軍猶用端為叅謀時王庶亦為叅謀謀論不協端因辭遂以為都轉運使隨軍而已端與彥之言不用由是俊與幕客劉子羽輩專為攻戰之謀常會諸幕客中有言兵馬一集可以掃金人盡淨者俊大喜之幹辦公事郭奕應聲曰不知是什麼的一掃用條帚掃還是用掃帚一坐皆驚愕俊亦然時大舉之議已定三



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客與兵將心知其非而不敢言  
 唯諾相應和者十八九間有反覆論難者又持之不堅  
 獨楊晟惇極言其非俊不從兵事既舉晟惇乃求行邊  
 不隨幕府俊乃竭全陝六路軍力舉于富平金銀錢帛  
 糧食如山積俊以熙河路帥劉錫為都統制俊以九月  
 發秦亭親督戰六路共二十萬馬七萬約以更番策援  
 俊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曲  
 端如何端曰必敗俊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  
 不敗端伏劍而死俊曰可責狀否端即索紙筆責狀曰  
 如不敗甘伏軍法俊曰若不勝復當以頭與將軍遂大  
 不協金人屯于大封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宿孛董方在  
 綏德軍衆請擊之俊曰不可夫戰者當投戰書約曰會  
 戰乃遣使投書金人不報凡數往俊大書于榜曰有能

生致婁宿孛董者賞

婁宿孛董自綏

綏德軍移軍與官軍對壘榜其軍曰有能生致張俊者  
 賞驢一頭布一疋婁宿孛董數十騎登山以望俊軍曰  
 人雖多營壁不固千窻萬孔極易破耳俊猶遣使約戰  
 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為常俊以婁宿為怯且曰  
 吾破虜必矣幕客有請以婦人中幃之服遺宿者諸路  
 鄉民運糧草輜重者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繞寨定泊每  
 卅縣自為小寨以車馬為衛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  
 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吳玠謂地  
 勢不利宜據高阜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兵  
 所宜不聽是日也婁宿孛董選三千騎蓐食令折董率  
 之囊土逾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  
 諸軍驚亂後乘騎急奔諸軍皆潰唯環慶路經畧使趙



哲牌旗不及捲衆呼曰環慶路經畧趙走金人得勝不  
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岳不可計郭夾為詩曰婁宿大  
王傳語張老謝送糧草斛斛不留一半怎生見得多少  
後自愧輕舉無功乃歸罪趙哲矣或有諸葛孔明比後  
者幕客或以為譏而怒之彼曰非敢譏也孔明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是以似之

二十五日甲子金人陷楚州 金人用降人衝進言專攻  
北壁四十餘日晝夜不怠己未砲着敵樓沙石中趙立  
肢骨折而死徐州人密藏埋其屍立死之六日而城陷  
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一男方總角或遭擄掠或被  
殺害皆盡後有一人見其男在虜寨中猶言我爹爹死  
死後有聞之者為之墮淚立在楚州也視金人如讎每  
言及金人必嚼齒而怒常戒約士卒惟以殺金人為言

且曰若不幸城陷則當備巷戰每一巷口皆以磚壘合  
隔三五巷為一間道出兵以殺金人則金人可以盡殺  
每戰皆親履行陣為旗頭見士卒有回顧或退移一步  
者定行軍法故人人用命不敢有退怯心君子謂向使  
立以城陷巷戰而死其忠義之節必高出於張巡許遠  
之上惜乎死於砲石之餘人不得見之哀哉加贈奉國  
軍節度使謚忠敢立廟楚州與十人恩澤皆無成受者  
初立入楚州也有徐州軍民老小僅千人強壯唯二千  
又有楚州將兵約二千四縣民約五千淮陰縣首領嚴  
宗義也共不滿萬人受困既久徐州人漸有歸鄉而圖  
去者城初有麥野有豆可以為糧後皆無生初有鳧茈  
蘆根男女無貴賤斲掘之後水所沒城中絕糧食至草  
木有屑榆皮而食者親戚互相食啗至城陷而心不變



城陷之始四縣民兵爭門而出往往有得生者民兵首領萬五石琦蔚亨號有千人敵皆出唯左彬不忍棄其妻彬乘馬坐妻于馬後以繩維之手提大刀爭門而出手殺數十人力困而死紹興五年徐州將校出立屍改葬自頂至足無一支脫落者惟左肢為砲所傷骨折不續人皆奇之 中興姓氏忠義傳曰趙立徐州人也少為軍卒建炎三年領兵數千與金人苦戰徐州互有勝負以衆寡不敵率兵走楚州尚有八百時無守即命立為泗楚州鎮撫使金人以重兵圍之一年盡其攻擊之術立以死拒之城中小過即誅斬一家使無遺類威勇振一方前後殺金人數萬多為人已懸之城上金人每欲渡江以立梗于淮東故不敢渡劉光世以兵五萬衆圍州畏大金不敢進朝廷命以兵救亦不敢東

詔加觀察使後拒大金于城上中砲而死年三十七大金聞立死爭以雲梯登城城中死戰又大敗之殺其數千人然城中無主將恃勝弛備大金探知之遂登爭城城陷皆屠之一朝廷嘉立之忠贈開府儀同三司後賜廟宇楚州號顯忠追薦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并陷沒官吏軍民黃籙道場青詞伏以此者醜虜憑陵郡方震擾塗炭既彌於淮甸襟喉適在於山陽惟時帥臣為國城守提孤軍而力奮冒彊敵以直前拏兵幾及於三時叩壘殆逾於百戰貫精忠于日月塞英氣於乾坤雖云壯志之莫成固已榮名之不朽念此人之遠沒極恩教以難酬輒整丹誠仰干洪造按科儀而載被奠仙聖之來臨特垂助順之明俯錄蓋忠之魄嘉其節死處以仙科坐起萬化之塗永脫九幽之籍不論為物以勸事君追薦



趙立等道場罷散朱表解紛排難嘗力蹈於危極福善禍淫固莫逃於昭鑒惟干城之故將貴當世之奇才既忠勇以亡身宜神明之護祐至誠而動天地固異常倫忠死而作神仙况存明訓

前御史中丞秦檜將家屬自虜寨逃歸至漣水軍丁襪水寨御史中丞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隨有小奴硯童小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捷懶為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捷懶又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南官遷徙之人各隨便硯童興兒翁順皆不欲捨檜去乃共約同生死遂不相離金人欲用捷懶提兵而南北命檜以任用偕行檜密與其妻王氏為計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獨行王氏故為喧

爭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時有贖貨二十萬貫欲使我與汝同甘苦盡此平生今大金國以汝為任用而乃棄我于途中耶喧爭不息捷懶與檜之居鄰比相聞捷懶妻一車婆聞之請王氏問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車婆曰不須慮也大金國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帝為盟軍亦帶家屬于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捷懶捷懶遂令王氏同行由是硯童興兒翁順亦偕行檜為任用人隨行作叅謀軍事又為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孫村浦寨金人紛紛爭趨入楚州檜常以稍工孫靜為可與語遂密約靜于淮岸乘紛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為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為丁襪水寨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之



檜知水寨尚為國家守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村民不曉其說且謂執到姦細凌辱之檜曰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當令一看之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為識檜以給其衆且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之曰中丞安樂勞苦不易衆皆以為王秀才既識之即不可殺遂以禮待之硯童與兒翁順洎高益恭等一行皆得生全

王闢以其衆降于王彥 王闢從曹端自襄陽潰散屯于中盧也闢殺端而走梯歸不知地利為思州田祐恭族蠻兵以木弩射退之乃復取興山縣路退于房州是時桑仲方攻金州而未敗也闢為仲聲援及敗闢仲不敢進彥遣人以逆順諭闢使以忠義歸朝廷與附叛賊勞辱利害相去甚遠闢大悟請降彥欲諸闢壘衆謂闢雖

願請降然心反覆未可知彥曰我以至誠待闢闢雖詐何能為遂肩輿至闢營闢大驚迎迓甚恭彥具飯與闢對食開諭禍福闢與其黨皆俯伏聽命遂遣詣宣撫司將佐皆不更易於是人人願為之用闢要斬于興元府二十七日丙寅趙延壽焚郢州

金人攻李彥先于淮陽彥先被殺

李彥先者韓世忠後軍管隊使臣也先是有進彥犯罪配江州遇一道人曰汝異日當富貴指其口曰能容拳則為公侯進彥以拳內口中終容半許道人曰惜哉雖富貴所得者苦不多耳臨去語進曰汝不可自發心逃遁俟有教爾去即去無害進彥曰諾至衡山防送者曰嗟乎生為兵士傳送罪人何時已乎叱進彥曰汝自去我亦亡矣進彥謝之而去後投韓世忠軍中隸彥先麾



下世忠兵潰于汴陽也彥先與本隊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聚衆有數千彥先進彥分統之趙立在楚州受圍彥先以舟船往來策應與立刺臂為義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船在北神鎮淮河中前後扼于金人進退未得至是金人船併力攻彥先所乘舟下錠石急收不應為金人船所簇擁彥先全家皆死于淮陽時進彥舟船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遂為首後於許浦受光世招安韓世清駐劄宣州 韓世清屯于蕪州也六月令世清池州駐劄八月劉洪道以呂頤浩為叅謀來知池州隨行有王換李貴崔邦弼等兵共數千是時世清有衆萬餘洪道以池州錢糧缺乏令世清宣州駐劄世清遂駐劄于宣州

十一月一日庚午朔張俊斬環慶路經略使趙哲 富平

之敗張俊欲斬大將以藉口俊在邠州會諸將帥議事俊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俊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俊即令擁環慶經略使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言有復辟功提轄官以骨朶擊其口血流不能作聲斬于堦下不厭公議衆語喧嘩俊遂以黃榜赦諸將罪以安衆之心

張俊放散五路勤王兵 趙哲已死諸將帥聽令張俊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出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兵盡張俊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 張俊既斬趙哲環慶缺帥乃以便宜命轉運判官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

慕洧以環州叛附于西夏 趙哲被誅或語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坐誅天下寧有是事孫恂既權帥事也劉子羽語恂令陰圖環慶諸將恂約其言斬統領官喬澤



張忠而統制官慕容洵覺之懼遂以環州叛張俊遣涇原  
統制官李彥琪救環州洵附于夏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卷第一百四十三

炎興下帙四十三

起建炎四年十月一日庚午盡十二月二十七日

乙未

六宮至自虔州

劉光世退軍領平江府 上命張俊出兵援劉光世而俊  
它託不行

十日己卯李成徒黨馬進犯江州 李成據舒州朝廷授  
以舒蘄州鎮撫使成內懷姦愎而外假恭順光黃州鎮  
撫使吳翼為光州不可守率軍民棄其城去道途艱梗  
無所向往依成死于成軍中自此成謀據江西以觀天  
下之變遂遣馬進寇江州知州姚舜明問計於統制劉  
紹先紹先請堅守紹先自幼粗知書傳稍通兵法京城



統制官閻僅喜其為人以女妻之京城陷僅潰散紹先隨至江州僅偕紹先以衆數千屯光州紹先屢與楊進戰及鄜瓊圍固始紹先以兵援之堅守城壁力捍瓊保全固始後率衆歸江州舜明喜之

李回同知樞密院 李回扈從六宮還除同知樞密院事

李回辭免批荅勅李回省所劄子奏辭免同知樞密院恩命事具悉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非得天下豪人策慮出乎拘攣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有當世之材遠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為時著蔡故聞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於虛佇擢寘樞密之地共圖龜鼎之安卿而不能尚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岳飛斬其統制傅慶 傅慶衛州密戶也有勇力善戰屢

立功岳飛寵惜之以為前軍統制慶恃其才視飛為平交嘗曰岳大所主張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每有需索于飛則曰岳大傅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干或錢若干飛亦屢與之無忤色及飛為鎮撫使持法嚴肅尤不可犯而慶不改其常飛待之少異慶頗覺之不喜會光世遣王德來高郵求援楚州飛遣慶以前軍將士應援德與慶交馬而慶言欲伏事劉相公令諸統制射遠箭慶三醉飛取宣賜戰袍金帶與王貴慶曰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為誰慶曰傅慶在青水亭有功當賞傅慶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槌毀其金帶乃曰不斬傅慶何以示衆遂命斬之

張浚退軍秦州 張浚以陝西失利慕洎皆叛退還秦州

趙彬張字中叛降于金人 慕洎既叛張浚遣涇原帥劉



錡留將官張中孚幕官趙彬守渭中孚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輕錡又知俊已還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觀望錡進不敢追消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順中孚彬以錡去乃遣人詣金人乞降王善餘黨推祝友為首先是王善降于金人徒黨皆散去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餘黨友下寨于龔家城復欲往巢縣李防禦者為王縣尉所殺王縣尉者鄉兵首領也間探得李防禦寨中人皆出外虜掠糧食乘其虛而劫之遂殺李防禦衆遂推友為首復還龔家城下寨專殺人為糧食

翟琮及李興敗金人于陽城縣擒其保骨字董先是張俊經營兩河委翟興措置河外事興遣其子琮率裨將

李興渡河攻劫陽城縣出金人不意官軍大捷擒河東都統保骨字董得都統印記獲首級鞍甲器甲甚多興就遣琮取絳州之垣曲縣至王村與金人遇又獲捷進兵米糧川橫山義士史準等率衆來歸由是李興屯于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王林棄高郵而來也

秦檜既脫虜寨連水軍一丁襪水寨也襪發遣檜還行在令進士王安道馮由義伴行由義字子儀既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薦其材張守嘗為密州州學教授檜亦嘗為之故守稱檜為可用上甚喜即除禮部尚書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曰卿頃者當干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之邦以靖共正直而為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弁常伯之聯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四十三 三  
用示匪躬之勸昔鍾儀之留晉國不忘南音蘇武之在  
匈奴常持漢節方卿所守未足為難况乎踐祚之初已  
有旌賢之詔奪安車之高志加秘殿之隆名今茲之際  
盖理前命褒崇非過何以辭為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  
授安通由是皆補迪功郎舟人孫靜亦授承信郎檜陷  
虜信息不相通時妻兄王暎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為檜  
嗣立名曰煒俾承恩受官至是王氏諸親以煒見檜檜  
甚喜以已子視之

知陳州馮長寧叛附於劉豫偽授戶部侍郎馮長寧在  
陳州以王命阻絕乃附于劉豫請什一稅法豫從之偽  
除長寧戶部侍郎

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金人攻張榮于鼉潭湖破其茭城

張榮梁山灤

人

也聚梁山灤有舟三二百人常劫掠金人杜充為留守  
時借補榮官至武功大夫遙郡刺史軍號為張敵萬金  
人進兵取維揚也榮乘間率舟船自清河而下滿船皆  
載糧食駐于鼉潭湖茭積為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  
金人屯于孫村浦壽河也屢遣人攻之阻湖澤皆不能  
近是時天寒冰凍金人已得楚州遂併力攻其茭城榮  
不能當焚其積聚棄茭城率舟船遂入通泰州

四日癸卯岳飛棄泰州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軍于泰  
州會金人撻懶有占通泰經畫再渡江之意已破張榮  
茭城虜騎南侵飛以泰州不可守于是率衆渡江入于  
江陽軍而棄泰州

張浚退軍于興州張中孚趙彬既叛送款于金人金人  
是時將陝西所得金帛悉已津發歸河東又知慕洵叛



乃徐引兵而西于是吳玠自鳳翔走保和尚原孫開段  
否賊相繼自隴關入秦亭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  
德順軍張浚聞虜入德順遂移司入興州簿重輜重悉  
燒燬初浚欲大舉唯劉子羽議論契合三尺之童皆知  
其非幕官兵將官心知其非而口諾唯者十八九間有  
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幕官楊晟惇力言不可不  
從乃求行邊不隨浚之富平及失利乃來見浚浚慙請  
事悉委之楊晟惇乃大罵子羽意欲殺之楊晟惇既用  
事乃言金人欲必舉川蜀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  
帶備金人歸國然後川陝事乃永定浚雖未盡信其說  
然已置陝西于度外矣興元帥王庶前帥廊延知虜情  
次第適來議事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為後圖  
浚不敢遂失全陝

放散百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騎至江上行在驚恐乃放  
散百司從便仍結習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竄者

祝友率衆渡江往新市薛店 祝友在滁州龔家城下寨

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舟船車盡放下江而去友遣

劉統領于滁河尋遣棄舟船得大小僅三柁遣數千人

來岸護送出瓜步口汭江北岸牽至馬家渡友計置渡

江招信劉綱在江南把江口不容渡友衆及岸不得登

者三日友督之甚嚴六軍都督舉張闕字死于江遂以

諸舟星散着岸上下占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

衆已有登岸者漸次盡渡往新市薛店下寨縱兵虜掠

徐文以其衆歸朝 初徐聚徐文集衆有舟船數百隻與

李彥先子進彥皆在東海縣李彥先進彥請聚同謁廟

神下疑之為彥先所殺徐文聞之開船下海占據靈山



有河北忠義人護宗室士幹至橫島文叔之士幹稱是  
濮恭懿王之孫朝廷遣行招文授武經大夫兼閭門宣  
贊舍人士幹送大理寺俄刺面配廣南後不知所終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秦州 捷懶既得楚州有再謀渡江  
之意欲耕地為守遂率軍萬人陷秦州而屯駐  
十八日丁巳知通州軍州事呂紳棄城走 金人已破秦  
州知通州呂紳懼而奔走紳自以棄城恐終不免於罪  
疾乃奏云臣夜得夢諸軍皆被朱甲持赤幟蓋火德之  
應乃國家中興之兆士論以為諂遂罷之

王彥敗桑仲于房州仲退軍襄陽府 桑仲據房州也王  
彥嘗從間道遣兵斷其糧餽亦請援於宣撫處置使張  
浚浚遣楊惟直領兵來援丁巳彥濟師攻自黃水兵既  
接賊氣懾奔潰追至白磧斬獲不可勝計凡為賊誑誤

者悉貸之招降來歸皆分隸麾下仲退軍襄陽府

二十日巳未金人陷通州

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為三州鎮撫自此李忠

自均州來攻彥率其衆號三十萬彥及忠戰勝負相當  
劉豫建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  
南北之貨機察間探

十二月崔增降于呂頤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  
不克劉光世在建康遣人招安增不從欲受呂頤浩招  
安乃率舟船往上海總到魯江口遇邵青船出江頭不  
及備為青所敗增在無為軍界內屢與張瑤戰增在路  
以虜掠為資所至無遺類聞呂頤浩在饒州遣人投下  
文字至是到彭澤縣得頤浩差人來招安遂聽節制  
二十七日乙未張浚江淮招討使



杜充至雲中見粘罕 節要曰充持將相之權據長江之險官軍數萬其勢非不能拒賊也乃望風屈膝於窮廬之前何背君負國不顧節義之甚耶又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竄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人攻之往往為竄敗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擒而破之竄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竄命釘之於車剗刃于股將欲支解之竄殊不屈粘罕異之徐謂竄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為官竄嫂罵曰爺是漢人寧死不降番狗你識爺麼姓石石上釘擲更無移改竟為賊所害噫里正之役非將相之權也烏合之衆非士卒之練也斬木揭竿非兵甲之堅利也山寨之固非大江之險也八月之久非望風之速也釘之於車剗刃於股非帷幄之優游也充處是而降賊竄處是而不屈則忠義之士叛逆之民所操一何遠也充聞竄之風豈不愧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四十三

六

藝志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炎興下帙四十四

起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己亥盡二月二十二日丁

丑

紹興元年正月車駕駐蹕越州

一日己亥朔大赦改元 肆赦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

邦國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蓋新年紀之頒朕遭時艱

難涉道寡昧熟視斯民之荼毒莫當強敵之侵陵負此

百憂於今五載曷嘗不未明求治當饋思賢念兩宮之

遠而菲陋是安恐九廟之顛而艱危是蹈苟禍可弭雖

勞弗辭然靈生靈久困於干戈城郭悉殘於煨燼丁壯

繫身於異域旌倪暴骨於中原桑田失時男女隳業僅

存常產者苦斗升之斂乍失故鄉者無赤土之依或迫



飢寒散為盜賊始焉莫之加卹終而無以自還致汝於斯皆予之過幸高穹之未厭哀否運之已窮戎馬雖來邊防粗備嘉與照臨之內共圖休息之期紹奕世之宏休興百年之丕緒爰因正歲肇易嘉名發渙號於治朝霈鴻恩於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紹興元年於戲小雅盡廢宣王嗣服於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於有漢靖言涼德敢對前人向期中外之彞倫同念祖宗之遺澤輔成此志永底于休 遙拜大上皇帝表本奏曰接千歲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冲漢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克處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薦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冕之猶賒鴻雁雖賓

莫附帛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八日丙午李允文謀殺張用之軍不克 先是乙巳李允文約張用丙午教場中點人皆素隊入教場就請糧食是夜有張崇下中統領者密請用告變曰李節制已備甲士欲盡殺士正總官之罪用驚乃別告來日盡全裝器甲入教場丙午質明軍士皆全裝入城用請允文點軍允文大驚詣教場急傳令已點入訖可便就請糧于是軍士有去意不從用乃與親隨二千獨晉城中統領孟振王林等以軍士出南門長驅往咸寧

十日戊申馬進圍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棄城走馬進陷江州 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啗馬進賊兵晝夜攻不息統制劉紹先竭力拒禦至是人皆困賊無聞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師來救之及進戰為



進所敗官軍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到近郊沿江安撫使姚舜明與紹先議棄城出奔紹先知其勢必不可保全乃縱火城中乘喧鬧奪西門走瑞昌舜明出東門走南康進率衆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米綱到城下泊于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于州治括見任寄居官僅二百員悉殺于庭下資學王易簡及其子寓皆死于亂兵中不死者唯宗室不諍等四人有沿江安撫司統領官呂諤者城初陷詣進降手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進喜諤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而死非爾耶遂殺諤揭榜許人識認被虜人口自此被虜人口皆為親人識認而去許人任便買賣漸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

十一日巳酉岳飛起發江陰軍摧聽張俊節制以討李成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有席捲東南之意數使其徒多為天書符讖以為誘惑聲撼中外朝廷患之議遣將未決而張俊請行乃命俊為江淮路駐劄軍馬並聽節制岳飛以通泰州鎮撫使方退屯于江陰軍戍申被命巳酉進發癸丑到宜興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訴其舅姚某搔擾飛告其母責之曰舅所為如此有累于飛飛能容恐軍情與軍法不能容母亦善勸而止他日飛與兵官押馬舅亦自行舅出馬前飛數十步引弓滿回身射飛中其鞍橋飛馳馬逐舅擒下馬令王貴張憲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白其母曰我鍾愛此弟何遽如此飛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則飛死矣飛為舅所殺母雖欲一日安不可得



也所以中橋者乃天相飛也今日不殺他日必為舅所  
害故不如殺之母意亦解飛留老小于徽州率軍馬趨  
洪州會俊時邵青在蕪湖曾以文字告呂頤浩且叙鄉  
曲乞受招安頤浩從之授青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  
駐劄兼招捉沿江盜賊亦受俊節制而行

金人寇廬州

金人寇揚州

曹成李宏受鄂州李允文招安張用率眾往咸寧縣  
曹成李宏以無錢糧打請復反 曹成李宏久屯于三龍  
河出兵攻德安而宏亦屯于鄂州野無耕種廩無儲積  
人有飢色咸於上元日率眾趨漢陽宏亦繼至張用聞  
成等至漢陽率共親隨二千人往咸寧與孟振王林復  
合鄂州李允文遣人招成等曰若許入城則秋毫不犯

若不容入城則當縱諸軍一蹙踐之允文許其入城遂  
受招安渡江入平湖門出東門下寨東門之外漫岡被  
野接連不斷鄂州無錢糧允文曰可向南自尋之於是  
成有復反意一日括軍中官員秀才恐其往江浙說其  
軍中事欲盡殺之約是夜皆送至帳前而夜中大雨不  
止五更忽霽月色如晝而笛聲已催行矣官員秀才遂  
得不死成自往江西

閣勅賜檢校少保 先是呂勅在定遠縣被金人執虜北  
去金人欲官之不從被殺上聞之悼惜不已贈檢校少  
保金人欲出海復歸京東為水濤所阻不得去遂據通  
州糧且盡取人為艸斷其首斫其兩臂兩脛以鹽淹曝  
乾用充糧食得脫者無幾

馬進陷筠州知軍州事王庭秀棄城走 張俊軍于洪州



與馬進對岸下寨進日來挑戰俊堅壁不出進遂寇筠州知州王廷秀棄城遁走進遂陷筠州

馬進陷臨江軍 馬進陷臨江筠閱視軍資庫有撼金小盤籠紅袍段一乃四川進御之物以路不通寄留于庫中進以為李成受命之祥遣人送成成視之長嘆曰馬防禦不察成心耶即命焚之

二十二日己丑國奉卿趙瓊却金人舟船于清河口獲戶部尚書印 金人既得楚州始計置運河并閘水悉以江浙虜掠舟船自洪澤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時國奉卿以楚人既陷居于趙瓊寨中與瓊謀却其舟船乃以二百餘人夜出掩其不備却之有被虜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族一白哲婦人稱是尚書右丞李稅之妾持戶部尚書印并一玉甕可容二升許奉卿無妻遂取其婦人

而土豪徐宗成取其印并玉甕云稅自在建康被拘執而來途中已死矣一婦人言是陳邦光之親屬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稱我是王大郎王善家人也亂兵殺第五官者人者善曰我嘗提二十萬衆橫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存一弟為人所殺舟中之人拋擲珠玉金銀乞命者徹旦不止是時舟中尚有金人藏艙板下不敢出質明舟中金人認得不是官軍皆出闌又金人有救兵至民兵乃退

桑仲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桑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食啗又屢為金州兵所敗欲引衆北去至棗陽承朝廷指揮除襄陽府郢州鎮撫使遂回襄陽駐軍金州王彥幕屬續感以為非便乃投劄于具說利害與宣撫使張俊乞不除仲鎮撫使曰竊聞朝廷除桑



仲襄鄧隨郢鎮撫使遠近驚疑莫不解體且以譚袞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或以為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苟稍知之必將令袞輩梟其頭顱以懲姦慝豈有以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仰惟相公奉便宜聖旨為國家大明黜陟豈可不從權易置耶又仲連敗衄於安康此正亡之時若使袞併力勦除稍伸國威而以鎮撫使命袞則忠義者知勸而盜賊少戢矣夫袞鎮襄陽則漢沔漸寧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伏望相公特賜收採疾速施行後雖知其非便嘉感言而不能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五

炎興下帙四十五

起紹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癸巳盡四月十日丙子

二十六日癸巳詔侍從條具時政中書舍人汪藻上書

書曰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廟上甘心蹈斧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惓惓效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飢者當用食捨



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克時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賊跳梁於道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專於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以惟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位已極家資已盈習成悍驕無復聞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視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致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龜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

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馬惟陛下留神察之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畧不繩治如今日之甚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柰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臣謂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為之不敢當關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為大矣違詔進



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  
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  
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敢復萌於胸中矣今  
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  
群臣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  
於陛下不過倚撫目前為官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  
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不足也哉揣陛下非  
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重於用恩之過而馭  
有司時一警焉是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  
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  
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  
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諸  
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厄於滎陽漢固危

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  
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  
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楚既敗項羽死垓下則又盡  
奪其軍徒為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  
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信常曰陛下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唯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  
首為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要領而  
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驩其心者果非  
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文崇足以  
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濼  
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  
要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亦豈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  
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于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



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常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于命令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行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大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陛下以為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

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帥率聚謁徑前來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得而後已朝廷豈不且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衛見大臣必執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何凌遲之甚也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昭慎重博采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



於朝廷而為役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謂目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叅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分崩盡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為非尚有賦歛之名今則宜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太半之賦為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

暑耘犁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者比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二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而使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令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得支用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



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来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人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欲必無嬪嬙橫給燕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

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之而不之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不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致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預防也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三家帥師而卒以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此盖有深意今諸軍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顯使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  
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  
帥之材遂至于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  
起為二三將臣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  
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裁  
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  
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勿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  
幸甚 遺史曰藻之言深切時務偉矣哉唯論將帥之  
名分抑之大甚不能無文武黨比之私其言使將臣毋  
數燕見者是豈知蜀先主與關張同卧起使將臣無得  
參議論者豈知漢光武與賈復輩論朝政藻徒知三衛  
見大臣執搢庸揖之恭而不知廟堂延接自有官制高  
下之式藻又謂此曹何所知識是待將帥以無人矣此

書既傳兵將官皆不堪之有令門下進士作不當用文  
臣論者其略曰今日誤國皆文臣蔡京壞亂綱紀王黼  
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  
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  
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遁迹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  
西陝西淮陽浙江之地為王臣而棄民誤國敗事皆文  
臣也時時有一二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  
又其甚者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  
之自是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桑仲以霍明知郢州 郢州新遭張用曹成之後百室無  
一二存者桑仲以其黨霍明領兵二千知郢明邯鄲人  
為遞鋪曹司有膂力善戰而敢殺

孔彥舟陷潭州



三月十二日巳酉張俊敗馬進于玉隆觀進走江州初張俊進兵急趨豫章至則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漸居月餘賊首馬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杖以驕之又命王瓊閱水軍於江中以疑之賊勢方強謂俊為怯戰俊謀知賊稍怠巳酉遽命大軍亟行徑濟生米渡遇賊先鋒擊賊之于玉隆觀乘勝追奔次筠州進擁十數萬衆據筠州進者成之驍將也出兵背城先守要地俊領步卒與賊迎戰命統制陳思恭岳飛楊存忠等分兵兩道以午為期視旌旗所嚮兩道俱進俊前擊士午兩道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死者數萬人俘八千人俊督銳卒追至城下賊力不支乃夜遁走遂復筠州臨江軍所俘者八千人俊疑復叛是夜遣陳思恭盡

殪之進之據筠州也三月旦日設香案望闕而拜有黑風如蓋自天而下漸低乃聞有聲徐視之則散而為群鴉不啻數萬諠譟於庭中尅擇官以為不祥進曰何以禳之尅擇官曰當易旗幟改軍號可禳也進從之即命易旗幟改軍號而申成照會成見之不喜謂進有背戾之心回報責之至是果敗筠州退去南康軍遇巨師古兵與戰師古軍敗是時崔增以水軍往南康到之日適見師古新敗橫屍滿野而進走江州矣增以舟船聽俊節制

金人沒立攻和尚原吳玠禦退沒立攻和尚原吳玠擊敗之玠加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

賜張俊程唐劉子羽獎諭詔朕治兵南服屬意西陲眷秦雍之疆歲被胡塵之擾連巴蜀之阻日聞邊遽之驚



念此傷夷痛如焚灼倚注樞臣之重提師律之嚴雖云堂上之奇兵自難制勝允藉幕中之婉畫相與圖全卿起自儒家明於將略闕闕通於禁筦未減頗牧之賢韜鈴贊於廟謨必合孫吳之法山川跋涉歲月淹留挫強敵於方驕賈餘勇而再振執訊獲醜斬將搴旗成茲克捷之功繫惟乃佐之力筭計見効嘉歎不忘然念虎狼嗜噬之無厭豈勝其忿熊羆奮勵而有 所戒者輕更懷持重之恩助成戡難之烈嗣分異賞寧限彝章張俊徙治閬中

桑仲以李道知隨州 李道者相州人李旺之弟也東京留守宗澤以事斬旺令道管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寄桑仲軍中呼李道一軍為寄軍時隨州闕知州仲令道至隨州間通判王彥威在洪山即請歸州彥威

既至道令彥威掌州印彥威力辭不可而道遂掌之是時北方僧來投洪山者戒鴟圖有一千六百餘衆寺中不得贍給又有州縣官及寄居僅百家皆仰給于寺中住持僧慶預計糧食將盡不可以支乃集官員僧衆陞堂為說糧盡之意見任官寄居之家一例更供贍一月一月之外請自營求在寺僧日給米二合皆以為其言合理而恐僧之老者僧童之小者皆餓死官員携老尋路而南有達者有不達者衆僧請慶預別供粥飯慶預終不從亦日食米二合而已慶預郢州荆山縣人自孩童如成人鄉閭皆敬異之後祝髮事浮屠禪學甚高與綿州覺了隰州性覺同得法于丹霞淳長老守洪山獨全慶預之力也

孔彥舟自潭州以兵攻陷衡柳全永道州執安撫使向子



謹  
以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為荆湖西路就除程昌禹  
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撫使 鼎州兵火之後龍陽沿江  
殘破為甚所入僅給本縣官吏而已武陵鄉村半為賊  
區桃源邊澧州界數為劉超雷進擾田畝荆榛賦入稀  
少倉庫空匱官兵錢糧不可以時給於是朝廷以鼎澧  
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為荆湖西路除程昌禹知鼎州  
充荆湖西路安撫使昌禹既輟兵北援澧州又於龍陽  
新縣邊城要地列置諸寨屯兵守禦是時賊勢強盛四  
面交侵官兵力寡分布不足遂下屬郡調發洞丁刀努  
手及東南第八將兵弓手以助蔡兵守禦兵數既增錢  
糧益窘又值歲歉斗米三千五百文餓餒相仍勢甚急  
具聞于朝待報不及即檄辰沅邵全四州取撥諸司錢

物以給軍食矣

捷懶攻張榮於泰州縮頭湖為張榮所敗捷懶退走 張  
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  
捷懶在泰州謀渡江欲先破榮水寨盡載兵于舟直犯  
水寨時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金人船相遇金人有戰  
艦在前不可近衆遑遽欲退不可榮望金人舟徐顧衆  
曰無慮也金人艦載數隻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泥  
淖不能近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皆棄舟登  
岸大呼而殺金人不能逞舟中自亂溺水或陷于泥淖  
者不可計捷懶收餘衆二千奔還楚州泥淖中金人猶  
有未死者凡兩三日誅戮殆盡自京東來未曾承王命  
到軍中遂無路告提聞劉光世在鎮江府乃遣人願聽  
節制且上功杖光世大喜聞於朝廷而榮得右武大夫



遙郡觀察使知泰州 節要曰撻懶寇淮東撻懶不也  
攻張敵萬泰州縮頭湖水寨為敵萬敗之獲撻懶之壻  
户不刺盧達及俘馘蕃漢軍伍千餘衆

賜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獎諭勅書 勅桑仲朕  
惟強虜亂常中原失馭九王靈之靡及皆寇虐以顯行  
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姦人之專殺用國法以成擒  
坐使群方肅然之畏剡章來上良用歎喜故茲獎諭想  
宜知悉

劉光世鑄招納信寶錢招納歸附 撻懶在楚州欲為久  
駐之基哆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  
方其衆思國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即命  
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為之其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  
字為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

向背曲折賤以酒肴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叩  
江執錢為信而納之是以歸者不絕未幾得女貞契丹  
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為之取婦給糧馬器仗使  
出戰前後立功為最劉立竒兵赤心兩軍

張榮入泰州 張榮既勝撻懶引衆入泰州授橫行遙郡  
知泰州之命

李允文殺知岳州袁植 李允文以沿江措置副使知鄂  
州袁植知岳州各得朝廷指揮許截留上江綱運招軍  
允文在鄂州招集軍兵稍盛朝廷差高集來代允文不  
悅乃集諸軍官望闕拜乞留允文遂拒高某不納岳飛  
居鄂之上流植截留綱運不放下江允文怒牒植取之  
植得牒擲于地差來人曰綱運發與不發在州府然某  
期違限則必死請回文歸鄂州植曰無回文唯取其牒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十四 十一 魏舜遂據益陽縣  
批示李允文以承朝命差官為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  
文得牒大怒會劉忠犯岳州植出城避之允文即遣吳  
錫段貴等率兵至岳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以歸植死  
于途中或曰允文使殺之也允文以吳錫知岳州馬友  
取道之湖南錫聞友至乃退軍于潭州益陽縣遂知縣  
魏舜遂據益陽縣

金人聞張俊退軍閬州遂擾熙河而歸 金人至德順軍  
以兵少不敢留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掠熙河  
熙河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張俊置司閬州五路  
陷沒劉惟甫疏其罪而刑之秦鳳路統領閬官師古收  
餘兵保岷鞏劉錫屯偕成金人自熙河東還殘陷成去  
入散關過天坡郭奕為詩曰大漫天是小漫天小漫天  
是大漫天只因大小漫天後遂使生靈入四川又有詩

曰秦山未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  
遠相公新送陝西回後奕罷宣司幹官與通判不協不  
赴任普州賣蒸餅為生晏如也

李成徒黨據興國軍執知軍李儀 李成分遣馬進既占  
興國軍進留徒黨在興國遂深入西及遭張俊之敗及  
執知軍李儀奔淮南後儀及一親隨僕人遁走得免儀  
身著衲襖中有碎金十兩至江州對岸一小寺中腰間  
出興國軍印示其主僧求安下且煩僧尋一小舟濟渡  
僧見儀衲襖中是有物者遂謀殺儀夜并其親隨僕人  
以繩絞殺之昇其屍棄于寺後半夜大雨僕人稍蘇活  
自解其繩移足欲行覺有屍在地天色雖陰黑僕人認  
之是儀也乃枕屍而祝之曰若得性命渡江願與使頭  
雪寃天質明走數十里叩江適小舟乃詣江州密訴盡



捕院中僧行出官鞠勘是寔追黃金數十兩興國軍印乃擲棄江中不獲僧人與同惡皆凌遲處斬於是興國軍後降詔與新印賊在興國軍半年儀能調護之無秋毫擾民民感儀之惠立生祠

二十八日乙丑張俊敗馬進于江州馬進筠州之敗張俊追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狹險設伏俊熟視山峻路險度必有伏乃遣卒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乘勝至江州進等拒戰不勝絕江而遁遂復江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是時興國軍諸處群賊悉皆奔竄矣初俊復筠州臨江軍奏提一上親筆諭曰以李成之狡獪馬進之猖狂盤踞已深根連已固卿奮勵決策頗有克捷快士民之意釋朝廷之憂且朕待卿最親卿事朕最久君臣之際休戚是宜乘賊勢之已衰當

官之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詔猶未到軍又有江州之捷

賜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腥羶之變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裁痛如在已而李成者生本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為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拏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其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裂數郡以開藩封疆持大遣使人而將命錫賚相望而成背負眷私專懷凶狡每候胡塵之驚擾反為王旅之仇讐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欺于天地人皆洞見其肺腑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越蹂江南之地既包容而愈博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裁旌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動輒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之盡北知元惡之靡逃往即屠之



勢無難者言念脅從之衆孰非涵養之餘此身一陷于豺狼終歲莫還于田畝骨肉至于離散頭顱莫克保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已勅令主帥專擒取于渠魁允汝有徒固不赦宥以示好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於戲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得民皆赤子豈容玉石之俱焚咨爾染污之倫體吾宏貸之意速遵亂略永保嘉生張俊討李成屢有捷奏上欲殲其渠魁而已憫其脅從故有是詔

四月一日丁卯朔陳彥權興國軍 陳彥以班直出官為興國軍巡檢李成徒黨賊馬進既退彥入城軍民請彥知軍事彥令士案具先在城中文武官職位姓名有朝請郎董某者監大冶縣場彥委請權通判有武翼郎胡某者委請權都監次第委請州縣官皆有條理唯董某

某怏怏不足有權軍之意軍民厲聲呼曰無事之時當用文官多事之際宜用武官今已請陳知軍衆意皆同誰能間之彥乃令吏牒董某還官本任董某遂巡聽命遂權通判

十日丙子康淵克通州

劉光世遣將康淵往通州入其城以收復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五

三月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四十五

十一

董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六  
交興下峽四十六

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庚辰盡二十日丙戌

十四日庚辰隆祐皇太后崩 隆祐皇太后遺詔曰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踵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顛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違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無如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惛莫能自還帳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議難以備舉皇帝服朞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三日而除作樂婚姻並無禁止斂以常服不可用金玉寶具權宜就近擇地殯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逾



舊制以為它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者教之大終甲子一周復矣所恨尚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翼聖朝早臻康阜存沒之際悵悵何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議謚臣伏奉勅禮部狀據太常寺今來大行皇太后崩合差議謚官差臣撰議謚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歲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施化儼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社而隆北極故曰古之毋儀天下者生也薦其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辭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暉巍巍乎與帝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明柔之資粵自先王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

流澤繇慶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康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洪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宋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太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事手援太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克闢朝宍自內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旒我太母投袂而履禍機立諒而銷逆稜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崇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罷清淨謙冲而以道為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祐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



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旋駕舊京虔奉翟車謁致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仁禍結慈極郊蠶告吉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發長秋之御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服不可遂勉從暮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壹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親民如子曰慈聰明知睿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天下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知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

我室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乎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廟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太后盛德元功曷古無前此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是以對在天之靈太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奏告宗廟伏以釁積宮闈禍延文母凡居持載孰不哀摧國有大喪不敢不告大殮伏以宮闈寡祐仙馭上賓將從容依附遙臨神廬顧溫慈之永閔銜摧割以奚言謹以十七日舉大殮之儀不敢不告掛服伏以昊天不弔禍及東朝念色養之永遼攀仙游而何及爰舉哀經之制用酬坤育之恩謹以今成服不敢不告祭奠比舉卹章恭陳哀飭既正阼階之



席當陳餘閣之羞仰冀神游俯臨誠薦齋祭伏以慈坤中虛仙遊浸邈爰舉鼓塗之禮以頌祖載之期孝養莫追哀誠何極故殯伏以邇禍之延坤儀永闕方中告畢即遠有期乃捐季夏之良恭撤西階之殯追攀靡及推割奚勝祖奠恭以復土有期遣車在道猶想庭闈之覲忍瞻警衛之行攀匣哀號莫奠祖訣啟奠伏以宮闈寡祐陵寢告成爰啟叢塗將臨于厚夜恭陳奠筭永訣於終天遷奠伏以著龜來諗日月有期既停六綽之儀將舉九原之奉三靈不吊五內俱摧發引伏以著龜告日披綽在途載嚴館衛之儀將舉勸防之事攀依永絕推割奚勝掩殯伏以龜筮協從衣冠永闕神升帝所參三后在天之游地占山靈豈十人成聚之比追游莫返銜仰奚言上謚冊寶伏以柔儀懿範昭著宮闈盛德元勳

實施社稷乃群臣請謚于宗廟曰昭慈獻烈皇后永為千載之稱不敢不告祔廟伏以慈闈厭世甫窆因山既終復土之恩爰講祔姑之禮進陪廟祀永作邦休配廟伏以作合先朝授正尊名有欽聖御簾之詔唱為異議由崇寧當軸之姦消茲嘉辰恭舉徽冊用嚴升廟之禮永對在天之靈卒哭伏以聽馭遐升日期浸遠甫隔晨昏之養奄然哭踊之儀追慕七絲銜哀何極殯宮節八月朔旦伏以宮壺興哀屢改附奠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栢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游雖邈葱矩俱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游大練之衣適周蕭辰可永勝慕秋社伏以御宮永掩已虛清夏之儀處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儼天德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以告成遠



乘雲而不返追攀無及感愴柰何中秋伏以長禦終天人結慈母之變尊收告節月圓秋序之中觀玉管之屢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老之蹤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詞九月旦伏以軒呈既掩駒駕莫還方興長夜之哀忽屆抄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功參十載道冠六宮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之養拊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游搖落有懷追攀無所重陽伏以種稜告成當帥九賓之獻菊萸在御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厚德倪天徽音垂世自哀纏於厚夜忽時及於周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荐九月望伏以椒掖戒寒栢城無曉永偪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纂承於丕緒蒙保佑之

隆恩緬想徽音可勝孺慕十月望伏以釁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闕宮之在望瞻天闕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夢月鍾靈補天儼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茲覩流光可勝永慕下元節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藉清都莫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游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所憂在賢以儉為寶方候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即佳辰載陳誠薦秀水閑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釋后服京師里巷作打毬戲以一人擊入窠者為勝謂之孟入于是孟在女應宮之選至紹聖間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繩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幾后廢處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議者皆以為識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欽聖向后同



聽政詔后還宮號元祐皇后次年向后崩復出居瑤華  
故政和七年加號希微元通知何妙靜仙師靖康初京  
師失守徽宗淵聖皇族近屬皆詣虜營中議亦取后  
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借欲留孟后以為興復基本  
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諛詞與府尹徐乘哲云趙氏  
注孟子相度分付會人以后廢歲以無預時事不復取  
邦昌請后入宮詔云遵少帝之王音湖州土人虜既退  
石茂良在圍城居將官姚文仲家嘗見親批字邦昌請后入居延福宮號宋太后既請垂簾號元祐皇  
后今上踐祚迺迺至睢陽上尊號曰隆祐太后建炎三  
年車駕渡江至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后復垂簾以平  
內難二十五日復辟又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紹興元  
年崩于會稽初上謚號曰昭慈獻烈後更謚曰昭慈聖  
獻至是前議乃駮馬孟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去也兩

御簾帷之應也大統中絕而復續天位暫傾而復正者  
后之力可謂異人矣

王德執郭仲威于揚州 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建炎  
四年八月金人犯揚州薛慶戰死仲威奔于興化及金  
人退仲威乃來真州屯駐而留其次頭領李懷中知揚  
州仲威聞李成在江州且嘗有淄州同駐軍之舊欲往  
上江合軍到建康遇招信劉綱軍于雨花軍仲威不備  
為綱所敗遂回揚州作鎮撫使朝廷以其反復終不為  
用詔劉光世生致之光世遣王德往德宣言游徽淮工  
至維揚仲威迎于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眾亦有散  
而之淮西者有歸還淮陽軍者

寇寵與宿遷縣土豪趙革合軍于龜山 寇寵壽春人素  
以刺船為事兇悍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與百姓張先  
三月七日



時人謂之張二伯者邀掠舟船沿淮而行泊于淮泗之間楚州趙立為金人所圍先等以衆至城下立喜用便宜皆以次借官與之時先為首遂以先權知泗州軍州事時先既到泗州乃令其次劉全權通判軍州事時人謂之劉馬子者而寵又其次也邀令罷水陸巡檢寵以衆數百人泊舟于鳳凰洲未幾全自橫潤山寨迎取其家屬回寵寵以織芥之疑遂殺全是時先在泗州為土豪吳鈐轄所殺寵遂以其衆徑至泗州會先餘衆殺吳鈐轄退泊于龜山時楚州已陷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寵願聽仲威節制仲威借補罷御史武宣郎閻門祇候為鎮撫司統制于是國奉鄉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瓊復以其父草為首領奉鄉說草率衆下龜山與罷合軍草然之遂拔其寨俱至龜山罷大喜乃合衆議

以徐宗成知泗州臧珪知時貽軍寵復上鳳凰洲川民麥以圖濠州會傳報仲威為王德所執俄而潰兵由龜山往淮西者寵遂以舟船行後劉光世以宗成權知泗州居民無一家滿地荆棘荒草而已寵在鳳凰洲屢以舟船犯濠州攻城李玠禦退之

十七日癸未桑仲陷鄧州知軍州事譚袞走四川桑仲以其李橫知鄧州軍州事桑仲率兵圍鄧州譚袞遣人招繼蓋山王俊解圍俊率其衆至鄧州入城與袞飲宴宴罷俊醉袞率衆突圍出奔入川中仲攻城執俊歸襄陽釘木于驢上呵喝相公遊街遂陵遲殺之

二十日丙戌王享為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史康明民兼知真揚州鎮撫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七  
交興下帙四十七

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丁亥盡八月八日壬申

二十一日丁亥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死于秦州獄中初  
王庶以失延安自慙罷六路節制使聞張俊來作宣撫  
處置使即前途迎見之俊以庶為叅議官復與庶偕行  
俊既失全陝退保蜀中復欲用端庶曰不可富平之戰  
宣撫與曲端有勝負之約今日宣撫以何面見曲端若  
曲端得志雖宣撫亦敢斬之不可用也吳玠亦懼端嚴  
明恐其復用乃書曲端謀反四字手心玠待俊立舉手  
以示俊默不言也俊雖有殺端之心而未有罪庶等曰  
曲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  
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俊乃送端萬州招管復



令秦州取勘隨先在鳳翔府曾遭端杖背一百有切骨恨俊以隨為提點刑獄公事端聞之曰吾其死也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嘗日馳四百里愛之過於子息至是連呼我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燬之以火端乾渴而死遠近士民聞端之死無不恨恨有數日食不下者不日鐵象亦斃嗚乎 林泉野記曰曲端字師尹鎮戎軍人通書史善屬文精騎射建炎初經畧使知州渭樞密直學士席貢用端為統制屯涇州是冬金人犯涇屢為曲端所敗時陝西五路制置使王庶以端為都統制庶嚴酷嘗曰假使曲端忤我我亦斬之端聞而忿虜犯延安端不肯救庶走端寨端責以失守因而奪其印累日方得釋三年召端為御營使司提舉以行事務地遠不能赴張俊宣

撫陝右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端登壇諸軍懽聲雷動俊由是已忌之四年正月二日兩破虜衆俊欲合五路兵於耀州與虜決戰端堅持不可謂宜五路分擊之後不從王庶時為參議因贊云及好乃置端於富平乃詐建端旗幟以威虜屢室孛董曰結我也一戰我軍大敗庶荐康隨為提點刑獄令誣以端罪次年下端於州獄逼殺之軍民益解體而西路遂陷于虜俊還朝中丞辛丙侍御史常同言俊妄殺良將致失五路罷之

翟興殺偽信王楊傑之子 沿河守禦官王興報大河北岸有兵千餘人其首領自稱親王翟興命王興招之渡河厚其供饋以兵衛之既行移或稱信王或稱鄧王或謂是淵聖文徽不一鼓惑衆聽意在誘結將士動搖



邊境興察之其偽首領者覺之乘夜潛遁興委都統制重先追襲至商州獲之乃鄧州楊傑糜之子識者證甚明遂并其黨殺之

馬友敗孔彥舟于潭州遂以湖南副總管知潭州先是馬友在漢陽軍也張用已投招安在鄂州城中友遣都統王成率衆渡江攻鄂州平湖門或走報用曰何不殺之曰不敢殺也用親率兵登城成見之聲喏於城下用問為誰曰王成用責其不忠便使以神臂弓射之其衆皆退還漢陽翼日李允文差友為湖南總管友遂率衆往湖南至是屢與孔彥舟戰敗之彥舟退去友遂入潭州

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道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孔彥舟在鄂州受招安 孔彥舟在潭州屢敗于馬友乃退去欲向南行因作口號有每被杜鵑頻喚醒參差兵馬過衡陽之句遂寇岳州官吏皆走一城盡空彥舟無所掠遂寇鄂州漢陽軍一帶下寨時鄂州大飢米一升三百五十文民多餓死彥舟招軍中米出糶于市每升二百文人得少蘇皆翕然稱揚彥舟之惠知鄂州李允文聞于朝廷招彥舟彥舟聽命五月十三日戊申金人折合孛董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折合孛董以三百餘騎入山欲攻和尚原吳玠遣兵逐之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金人棄馬遂敗走于鳳翔府

設立寇箭箬關吳玠擊退之 設立愆三月之敗復會烏折合衆數萬由階成出散關吳玠擊走之時沒立方攻



箭箬關玠復遣兵擊退沒立不得與二首領合矣  
邵青寇太平州 邵青先授朝廷招安授樞密院水軍統  
制蕪湖縣駐劄張俊討李成令青聽節制青至池州與  
張用徒黨相持時時戰鬪又辭以就糧于蕪湖朝廷從  
之青遂復回蕪湖就糧是時蕪湖久苦青之擾皆不喜  
其復至青遣人往太平州買賣知州郭偉不放入城乃  
曰邵統制已有指揮往救李成安得復回此邵青聞之  
怒率衆欲入城城門皆閉遂擁衆攻城時五月十六日  
也青有衆數萬大小舟數千艘入姑溪河上連禍山下  
至採石東至三湖口與其黨單德忠孫立魏曦陶在分  
布徧滿又于城中外四壁立硬寨開畝姑溪河水盡渰  
圩埤掘斷援兵來路焚燒屋宇驅百姓沿江採斫青柴  
于城下填疊慢道兩所百姓稍怠緩者賊在後以刀殺

之并其屍和柴草疊路一日之間慢道與城相平下瞰  
城中縱火箭焚燒樓櫓取有孕婦一二十人城下剖腹  
取胎以卜吉去自此攻城晝夜不息用雲梯及三稍五  
稍砲一百餘座天橋對櫻鵝車洞子一發四面頃壕攻  
城偉親率將士軍民城上與賊血戰官員軍民傷中者  
千餘賊以砲打損一敵樓搖動欲倒壞共請立木別修  
偉曰賊軍在城下曉夜攻擊無休息時何暇修葺樓命  
百姓運土實之倏忽已滿遂鞏固不復別修青亦不能  
近偉方食于城上青以砲擊其案損偉不動又以火燒  
其侍吏偉亦不顧己未夜偉忽募長槍敢死軍兵下城  
西壁劫賊營寨東風緊猛發火焚燒賊兵所疊慢道火  
焰熾延及鵝車洞子之屬賊不能救遂將被虜強壯無  
殘疾鄉人用錦綉衣服新頭巾裝束軀往江口剖腹取



心祭轉西風不應賊連夜接戰傷中及死者甚衆偉以姑溪水面高如賊寨地遂於辛酉夜召募軍民下城開畝河水水勢湍急滄浸賊寨計窮蹙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來招安壬戌拔寨遁走下水而去初青有參議魏曦者多知有謀偉忌之乃用鄉箭射一反字至城下青得之又兩日青殺曦人皆謂偉之用間青信之也六月朱勝非在江州上疏乞恤民招盜朱勝非自罷知洪州轉徙于湖湘間建炎四年六月復觀文殿大學士除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勝非聚兵于吉州逗遛不進以劉紹先楊勅傳樞為統制及李成陷江州為張俊所敗勝非乃以紹先兵屯江州數月勝非方至先除命已下一年矣九江新遭李成所破被禍最酷凋殘甚于他郡而帥府舊治豫章創移于九江官府荒陋且不可

號令一路方朝廷置鎮撫使移易諸路帥臣經畫無節於是非上疏論東南盜賊欲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之人各得其所汰被擄老弱者不願從軍者留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為患至若江西大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歛不一名色既多民不能出以故為寇且言臣被詔赴行在來自桂嶺陸行一千七百餘里至臨江軍所見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無辜情實可憫陛下幸降寬詔深加哀憐蠲削苛擾俾知實惠招降其首領與補降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衆各使還業則江西之亂庶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為盜者日益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李敦仁亂江西帥臣監司多往招收或許以高爵或啗于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百四十一  
以厚利敦仁間殺所遣之人乍服乍叛終莫能平勝非  
募世範叩問再三知其能辦然後授為 又以榜授  
之使行以招之計世範如其言而往不數日敦仁輩三  
千餘人來降然後諸郡解嚴

郭仲威自焚劫平江府即轉至淮甸王德誘而執之檻送  
行在 朝廷以仲威望敵不見焚劫而出誤平江一城生  
靈者仲威也且在真揚州跋扈之迹甚明命王舜成押  
赴平江府陵遲處斬是日也舜成以甲兵防護陵遲于  
飲馬橋下城中軍民歡躍稱快

張俊追李成敗于蘄州石幢坡成走附于劉豫 張俊既  
敗商元馬進于江州而李成又在蘄州俊引兵渡江至  
黃梅縣新興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  
先遣遊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帥眾攻陷賊眾奔

潰進殺賊將孫建馬進及首領無數自黃舒六安諸郡  
賊徒聞風遠遁成北走偽齊張俊遂知鄂州李允文于  
行在張俊為江淮招討使移牒李允文曰恭奉聖旨統  
大兵前來掩殺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糧食且盡而  
孔彥舟在漢陽以東允文得牒遂率眾往江州丁家湖  
見俊俊分其三百人與允文回州允文怒俊奪其軍有  
言侵俊俊怒允文在鄂州殺素植等事差人押送行在  
所

沈與求為侍御史 先是沈與求為侍御史以論李陵乞  
詔宰執選用罪戾之人事除職與郡遂除直龍圖閣知  
台州時來赴闕一上思與求之忠有旨召還再除侍御  
史上嘗從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王安石  
以己意變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聖訓言人臣立朝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二十七  
未<sup>論</sup>韓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亂乃為美劇<sup>新</sup>秦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于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奸偽百出僭亂之萌實由于此起自熙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沉溺其說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奸偽賣國一時叛逆尚道典刑願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為臣不忠者是時上欲究僭偽事因與求之言遂大感悟

邵興退軍于興元府 邵興在盧氏縣為董先所攻興不勝遂率衆走入興元府投安撫使王庶宣撫張俊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遂改其名為隆

七月岳飛為神武右軍副統制  
張用以兵五萬降于張俊 張用自咸寧縣趨江西屯于

瑞昌境中曹成屯于吳仙鎮張俊既敗李成歸劉豫矣乃使岳飛招用降用有受降之意令諸軍來日往吳仙鎮與成合軍翼旦軍士有之吳仙鎮者久之不至用衆皆疑之俄有成軍報用已受岳飛招安追軍馬皆回衆以既行三十里不可回矣乃趨吳仙鎮曹成令中軍人別作一寨未幾用再遣人追其軍馬遂往瑞昌與用合矣

討論蔡京<sup>五</sup>黼章童貫譚鎮李彥朱勳梁師成孟昌齡楊戩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轉皆降入官

宰相范宗尹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范宗尹為宰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無經畫才遂罷之制有之曰某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寧德意而



申命于廟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於下此宗尹所以罷相也范宗尹字覺民襄陽人宣和三年登進士乙科時年二十三靖康初趨赴闕累遷諫議大夫是冬虜再犯順宗尹俯伏流涕請割三關與虜康王在澶州宗尹自都來迎建炎初言官疏其主和之罪罷落職三年召復諫議大夫是秋叅知政事從駕幸海道次年駕回趨拜尚書右僕射奏改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分江淮京湖路為十五鎮撫使各為守備屏蔽行在乃以呂頤浩守江東朱勝非守江西劉光世守浙江薦孫覿汪藻李擢陳戩謝克家入朝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玠王紹之王及之胡思等上皆不知識者尤其不公虜遣秦檜歸朝士多疑之惟宗尹李回主其忠遂擢為禮部尚書李成人寇建議遣張俊等破

之紹興元年宗尹議討論蔡京等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官者侍御史沈與求以為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薨時年三十

十六日庚戌張琪寇饒州張琪寇饒州呂頤浩遣統制郝日政崔增王進顏孝恭閻臯與戰大敗之琪退走遂寇浮橋梁

權知濠州李玠率家屬去令張德權知軍州事李玠在濠州當群賊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守其城縱兵擾於民故得兵軍之情以處於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以數計玠棄城而去陸路既不可行又水為寇寵所扼寵屢犯城下與玠戰勝負相當至是玠通書與寵請和寵許之玠遂留州印與巡防官張德令權管軍州事玠乃以家屬泛淮而去凡得民間金銀財寶皆車載而行至鳳



望洲見寵寵待之甚厚玠言濠州無守將使寵進趨城  
可以保民而成功

二十一日乙卯劉光世招安卞寧及郭仲威餘黨渡江  
卞寧者楚州五湖中捕魚人也初聚集捕魚人後又聚  
強壯僅有千餘人在湖中歸山北里為寨無糧食專掠  
人為糧郭仲威為真楊遣招之不應至是受光世招安  
又有仲威餘黨欲渡江投劉豫豫不受復出沒于淮南  
亦受光世招安光世皆令長蘆以待發舟船濟事寧及  
仲威餘黨皆聚于長蘆無糧食衆皆飢乃掠人為食半  
月之間食啗萬餘人乙卯光世方發舟船來濟渡先是  
兀朮屯于六合既退軍不驅虜百姓尚未覺凋殘經寧  
等食覺凋殘矣

詔張俊班師

中書舍人林通轉對劄子 伏見皆收復江筠等州李成

敗兵奔逃潰散淮南番騎渡淮愈遠蓋亦上天悔禍稍  
稍休養生聚以成陛下中興之業願乘此時嘗瞻愛日  
聚兵積粟蒐閱士卒夙夜籌畫以備向去防秋之計自  
虜人南牧天下痛心疾首日望一日今五年矣將不加  
勵士不加勇財不加富未知所善後者萬一循習目前  
如積薪厝火寢處其上安知李成不與虜賊結連為聲  
援今雖敗劫根株未除餘孽猶在藏蓄愈深不可不慮  
也虜人前歲蹂踐江浙氣餒尚驕今聞遂爾北去在兵  
法兩敵相當多夸示所長凶奴匿其壯士肥馬示以羸  
怯遂有平城之圍鷲鳥欲搏必戢其翼况北歸之衆齊  
鄆淵萎未離巢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俟秋高馬肥遣  
李成招集頹淮飢民呼吸群盜侵軼江南徐以勁騎擣



虛淮揚浙右水陸並進以困我備禦以分我應援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彼處其逸而我不暇合矣比聞北人犯關陝竊狂虜非直為陝右也前代諸葛以禍隘之蜀欲與曹操爭天下先必取孟達勤師渡瀘豈為甘心不毛之地哉趙元昊未叛命之先連年先取唃囉諸大部族然後舉兵而南是皆先去後患俾無牽制尾顧之憂况陝西吾勁兵之地賊倘踰淮越江不顧後患犯兵法所忌今據併力于西陲安知其計不在於南侵也宣王撥亂反之正惟內舉政事然後外攘夷狄今日之弊惟在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踊州縣以軍興為名而倍取無度此乃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夷尚為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願陛下與廟堂公卿大臣汲汲講圖之臣書生何足以揣度事機倘赦

其狂瞽少賜採擇甚幸

八月八日壬申張俊點揀張用人馬張用在分寧縣冷家莊受岳飛招安張瑞昌親揀其軍五萬強壯者留之老弱者放還便令去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生自營生者自此曹成走湖南世忠追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八

炎興下帙四十八

起紹興元年八月八日壬申盡十月三日丙寅

詔呂頤浩赴行在

十五日己卯王擇仁特授通直郎直徽猷閣權發遣河東路制置使司公事公事章壽佺特授中衛大夫昭德軍承宣使制置司都統制太原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李宋臣馮賽並與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兼河東路置制使司都統制宋臣克平陽府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平陽府賽克隆德府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隆德府 己卯降旨章壽佺李宋臣馮賽并河東諸山寨首領等能著忠義率衆戰敵四軍誓不屈節從番及王擇仁遣人撫諭約期相應收復故地忠義顯著令學士院降詔諭內王擇仁授通直



郎徽猷閣差權發遣河東路制置司公事韋壽任等皆橫行遙郡知太原府為經略安撫 制曰王擇仁策士謀國常以合從為先軍志論兵則以交發為貴乃知強弱之勢常存離合之間宜資總制之權用以率從之聽以爾忠存衛社義篤尊君恥國中之見侵憤孽胡之不道陰連豪傑糾合師徒勵精銳之軍鋒將驅攘於醜類遣臨全晉參制帥權俾勇冠三軍或奮爪牙之用而盡護諸將率歸惟幄之籌居則保輔車相依之用安動則成首尾俱應之勢率和眾志庸建茂勳尚觀厥成嗣膺殊寵時河東已陷擇仁等但遙領其職

二十三日丁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宗尹罷宰相 上欲用呂頤浩而富直柔韓璜等密薦秦檜乃除檜右僕射 制曰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

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蓄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栢之後凋魏乎真社稷之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奸聞風而弭

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汪伯彥初為祁門令王本門客榛檜與其兄梓皆從伯彥學崇事二年伯彥第進士累官中大夫建炎中為宰相敗事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至是檜為宰相薦其才乃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高安殺楊彪詣王彥降 楊彪高安皆楊進之餘黨也往來京西秋苗將熟即入房州界華谷劄寨刈稻而食有曹端下潰兵將三百人來合軍華谷田苗已盡復出蔡川又食田苗盡退遣人賫狀詣王彥乞降彥許之以束裝行安殺彪而自率其眾乃曰楊彪已受降復有向背



之心高安殺之矣彦喜留安為將

孔彥舟為蘄黃州鎮撫使 孔彥舟在蘄州授蘄黃州鎮

撫使中秋日彥舟作筵會東邊坐統制將官西邊坐州

縣早筵十二盞每盞出四美人環織長短大抵一般裝

束執板謳詞凡四十八人晚筵十一盞每盞出四女童

如早筵亦四十八人器皿盡用黃金識者為臣庶之家

在當時所未有初彥舟在潭州與通判張瞻通家往還

瞻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悅之離潭州之曰奪取

趙氏以行為蘄黃州鎮撫使每出獵與趙氏聯羈而往

趙氏着銷金袍玉帶束帶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彥舟專

寵之

李回為參知政事

初秦檜自虜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

是張守罷參知政事而除回檜有力也 辭免不允批

荅省表具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

審稽切寔而未嘗以名器假人也况從容帷幄與朕日

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與政以來赫

然有聲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

灼知之已詳雖三命茲恭豈牢辭之可免宜體朕意毋

虛厥官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

州按撫使兼知池州

九月一日甲午朔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秦檜荐

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侍御史沈與求言伯彥不可

復用遂改除宮祠

徐文軍明州 邵青欲以海船寇明州故命徐文軍于明

州徐文者初在登州聚眾據于靈山後轉歸朝廷也



二十一日甲寅呂頤浩加少保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乃召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為尚書左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

二十三日丙辰郭偉知太平州再任 郭偉知太平州捍禦崔增邵青有旨再任而偉已受代至是令依降指揮知太平州再任 制曰廼者潰叛之徒游魂四出而爾登陣保聚屢抗賊鋒安輯兵民斯亦勤矣與其更選於才孰若因任於已試進職一等還之故官 息疾瘵則可以固民心唯謹援馭則可以奮武衛衛還至本州界代者右通直郎方城閉門不納具申朝廷御史臺稱見發郭偉駐私上降旨方城劫持朝廷理當行遣追理出

身令江東路安撫大使司拘留取勘具案聞矣

二十四日丁巳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店忠奔于劉豫 李

忠本曹端之部曲也曹端與王闢退襄陽屯于中廬闢殺端欲自統其軍忠不從與其衆戴白頭巾言為端報仇聚衆數萬號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擾于京西漸犯金州界有闕川蜀之心遂具公狀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點會張浚以為憂遣舉行事務顏孝隆稟議官蓋諒馳詣金州以撫慰為名探賸其意并以黃勅差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申宣撫司稱忠寔有兵二十五萬有奇諒規知忠不遜却質孝隆不肯赴商州任申宣撫司乞為備後以孝隆為借委與元帥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興元洋州境內庶移文忠疾速發赴新任如願入關仰於關下解甲結隊以進發



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數十日無解甲意一夜殺孝  
隆引兵攻金州鎮撫使王彥引兵控禦忠沉鷲善戰又  
其下皆河北驍果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與忠賊于  
豐里令提舉官趙橫率門章駐于山上為官軍之策應  
別遣精兵與忠接戰彥於高山上觀之官軍少卻彥麾  
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內憾橫而外猶存禮貌也彥  
退舍秦郊見路旁居民則麾之使去曰賊甚銳不可當  
也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熄烽燧偃旗幟  
不鳴金鼓禁樵採又焚秦郊積聚若真遁者以誘賊秦  
郊去城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聚彥悉出府庫所有  
召募必死士得千餘人易改麾幟旗號設兵以候其至  
戰之前一日游騎出秦郊召將佐曰賊必以我為遁明  
日當悉其家屬乘勢長驅以入邵城夜半分官軍為三

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于林間丁巳凌晨賊果大至  
官軍迎戰聲震山谷勝負猶未分也俄伏騎張兩翼繞  
出賊大奔潰擒馘萬數俘生口無筭輜械蔽塹追襲至  
于永興軍至秦嶺因收復乾祐縣以歸忠奔于劉豫時  
金廩無儲積士有飢色所得資盡分部伍人皆謹悅彥  
方退舍秦郊也告急于宣司興元帥王庶遣偏將鹿最  
及馮賽等赴援忠已敗走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大將曹  
威張敵萬蔡大路三人盡獲顏孝隆所齎黃勅告劄等  
賽者邵隆之將也自盧氏縣隨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  
孟度為戶部尚書江南荆湖宣諭制置使

李捧以其衆降于劉洪道張琪在宣州南陵之間駐于  
孔村其次李捧攻琪琪敗走李捧遂為首其次即華旺  
也池州劉洪道差兵士往宣州買菓子為捧所得捧曰



為我往池州下文字我欲受池州劉待制招安捧以細  
菓一擔附兵士歸贈以金銀而軍中首領皆有贈遣既  
回池州洪道甚喜再遣往所往報一同乃命統制官李  
貴招華旺貴與旺同至貴所得金銀甚多洪道以旺為  
池州兵馬都監然後招捧捧亦至洪道嚴軍容見之捧  
服慄謝曰李捧以遭亂世苟逃性命遂與張琪結義為  
賊屢蒙朝廷厚恩使就招安而張琪惡心不悛又阻王  
化今李捧同率忠義之眾併殺張琪張琪逃命不知所  
在故捧等願就招安為國家致死洪道甚喜飲之酒捧  
一飲而盡并金盃與之洪道命其軍至城下自馬牙至  
清溪石凡三十里遂問願歸農者給公據放歸岸下艤  
舡百餘艘濟渡歸農人凡七晝夜不絕歸者以鄉里空  
虛往往餓死朝廷授捧以正使以其眾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酉詔求有謀策能還兩宮者  
任直清改合入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 河南府孟汝  
唐州撫鎮使翟興遣幹辦公事任直清至行在上召見  
直清具奏洛陽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歔歔久之直清  
以文林郎改合入官除直秘閣乃賜緋章服 制曰爾  
以諸生奮身戎幕百舍重趼入奏行朝賜對從容有嘉  
忠恪寄祿寔是京僚 以儲英俊併用示寵賜以身  
章求之意時非聲譽在人服勤之久保任應格功效卓  
然者未有一朝而兼得者也朕之寵爾者厚矣爾亦思  
所以報之

翟興加武加大夫忠州團練使 翟興在河南以孤軍守

國家之地忠義之氣堅若金石下詔褒之擢加武功大  
夫忠州團練使仍命辭曰爾奮身校長不忘國恩獨以



纜虎之師屢挫夷虜之衆輯綏民族祇奉寢園遂定洛京益張武衛朕甚嘉之進階三等以旌爾功仍陟軍團俾持服使節至是興始得為遼郡

十月一日甲子朔汪藻輪對劄乞通好大石林牙 劄曰子曰臣聞契丹自景德以來與本朝為兄弟之國結之齊盟申以禍福歲講鄰好休兵息民天地鬼神寔臨之不可渝也宣和中奸臣有急謀身之計者欲因事固寵暴興燕山之師與金人滅其社稷至今契丹之人怨我本朝深入骨髓故數年國家遭腥羶之毒有振古未聞者豈區區金人能為此哉皆契丹之人攄其忿心相與戮力締謀使之逞恨于我也某初伏思自阿保機有國唐末至今雖天祚怠放政事以至失邦然本無大過人心未離以堂堂大國受命二百餘年懷思者衆安能遽

亡有再興之理再興而修怨本朝其首也故嘗為國家私憂過計以謂金人暴虐動違天地決不久存其勢必滅滅金人者契丹也金人滅而吾之中原受敵甫深今果聞大石林牙者有復振之說是安得不慮哉臣愚以為林牙雖振勢猶微也于尚微未盛之時以人情揆之必易為游說若募願使之人或令張浚受陝西募願行者取間賈重幣厚禮以聘之明言兩朝修好之久本自無它中間止緣奸臣疑惑朝聽遂壞前盟今若恣棄前愆偕之大道復好如初以安元元之民庶幾改聽若候其國勢已成而求之恐無及也此說果行中原有百世之安矣孰與夫去一強敵得一強敵雖我益深者同日而語哉伏望陛下留神而加察焉 又劄子請淮南屯曰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



之役振古未聞廼者盤磚之師至江塢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虜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虜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荐罹腥膻踐蹂其群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懇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項招安人為過江營建塞柵除見存人戶田產可借外其餘移流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千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圖中原既固行在籬藩且清東南群盜此萬世以時也取進止

三日丙寅朱勝非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勝非知江州嘗論鎮撫使處置非方之將又乞歸江州率師於洪州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重而無糧無錢無民無兵其寔不及一小邑令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遛江西不赴新任之罪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初不帶卿監官止中大夫不分務失典故也俄果罷鎮撫司江西司復歸洪州湖廣湖西依舊為南北路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九

炎興下帙四十九

起紹興元年十月三日丙寅盡十二月二十七日

庚寅

劉一止論時政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  
第進士為越州州學教授知州翟汝文推重其為人建  
炎中避地姚江傅崧卿來攝郡政一止勸崧卿起義以  
赴國家之難至則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崧  
卿感慨流涕會參政李柄得祠過郡見一止留語終日  
密薦一止人物議論宜在朝廷不使一止知也紹興元  
年召試官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  
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固因難而圖  
事爾昔吳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為憂是吳命不長



也未幾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尹令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不為也如其不為而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一止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擢用而執政者不憚乃除秘書省校書郎至是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為夬而繫辭則曰君子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使之憂則困之而無不至矣又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又上疏曰陛下憫夙蠹未除念類網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

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士若無斯二者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得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上覽奏嘉納是時庶事草創百司法令不全類以人吏省記便為與奪其害為甚一止上言臣愚不肖叨蒙誤恩擢寘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與奪蓋法令具在奸吏猶得侮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故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類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定刊頒行



然左右職司事號為最煩竊恐於此不得專一無由速成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勅令所立限刊定鏐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奸吏弄法受賍之弊天下幸甚上納之

李回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李回為參知政事呂頤浩為宰相深不喜之遂出回知洪州為江西安撫大使

辛道宗浙東路兵馬副總管計置台溫明州防遏事

王世冲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計破之 偽齊劉豫遣其

黨王世冲以番漢兵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計誘世冲至斬之大破其衆

賊兵丁順攻濠州 丁順圍濠州攻擊兩月不退張得魁

寵遣人間詣宣司告急宣撫司遣統制官鄴瓊率本部兵攻橫澗山瓊遣招王才才不從瓊進兵欲攻才才急乃遣人招順歸寨順將退去而謀曰城久受圍民困可知矣乃一旦退去民必欣然出城我設伏以待之乘其倉卒可奪門而入于是順使衆呼于城下曰不攻汝城矣來旦我歸矣城守者不信順夜以輕捷數百人伏于莽中未曉焚其寨煙火亘天輜重悉發喧呼而行城下皆以為順果退去少頃州人乃出城至其寨地滅烟火以拾遺良久順率伏而出州人亂自相蹂踐多為順所殺順乘勢叩城城中出勁兵以禦之相拒于釣橋未起城上囂亂不知所為寵先止其囂亂然後激使軍民盡力禦賊相持一餉間彼我皆疲賊乃稍退時出戰者無不被重傷而歸由是順始以城不可拔而退去順在城



下兩月城外墳墓盡遭發掘民望之皆慟哭城西七八里有宰相王冀公欽若之墓順遣人發之凡玉瓶五杯之屬不可勝計悉取而去是時官軍與賊皆乏箭賊取城外墓中棺槨為箭幹暴露其屍骸而城中之殯有敢匿者斬凡入城與浮殯者盡移屍骸于床第間以棺木納官應沙木板及桶器之類取之悉盡由是存亡皆遭其害矣

馬友及曹成戰于潭州曹成兵敗退曹成李寵在劉陽縣有不相下之心遂至相併而寵往潭州歸馬友友令寵屯于相陰縣成亦移軍攸縣故友與成用兵相攻而成退去

兩浙東西兵馬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政辭旨切直罷之

十九日壬午金人寇鳳翔府寶雞縣二十日癸未金人寇和尚原吳玠遣弟璘雷仲友及金人戰敗之追至文津擒羊哥孛董等二十餘人

知濠州張德牒請寇寵權知濠州丁順圍濠州兩月既

退德字以守城功在寇之下遂欲以州印與寵左右曰不可

德曰我始告急于寵寵率眾來解遂能退賊使一城無慮在我之禮當以印與之彼感我之意必曰留印且不損于實而有辭遜之名有何不可左右曰我為主彼為客客主之勢不可相敵今一旦以州權畀之則彼之勢盛我之勢弱矣德不聽左右曰公其悔哉德遂牒州印與寵寵不辭而受之德快之不得意始自悔恨焉後朝廷授寵以攝武郎知軍州事乃以命真知州初李玠權州也嘗寇城下玠出兵與戰用便宜借官以賞戰



士凡借官文帖皆曰郡賊寇寵接戰有功至有累借至正副使者且不下數百員至是人皆憂之寵微知其意恚以他功易之而借官仍舊于是人皆稍安

二十二日乙亥王德齋黃榜招降邵青不從先是邵青攻太平州不克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招之青受其招安即以舟舡盡行至真州不住而過遇海船即奪之徑入海中駐于崇門鎮朝廷遣王德討之德駐于青龍鎮親率兵往崇門鎮而隔泥巷先遣人鋪板布釘籤官軍不知爭塗而過多死于泥中官軍遂回青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若我以數百人掉數舟挽于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于險哉大尉可速歸也德曰邵統制你是好漢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國之法太尉可乞降黃榜以安衆心應以前罪

犯一切赦之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以為誓德具申朝廷乞降黃榜朝廷從之乙亥德遣使臣二人齎黃榜至崇門鎮榜文大槩言據王德申掩殺水賊邵青其勢困扼不殺乞降榜招降青見之大怒不納而單德忠之謀行矣

邵青受招安 初邵青以舟船入也其妻囑之曰你豈不記作賊事發禁在獄中我剪頭髮與你送飯時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邵青既不受黃榜之招其次單德忠知時士皆有歸朝廷意且謂不殺閻在必不肯受招安會諸將晨謁青方圍坐以待問德忠起身欠伸即掣刀殺在于坐衆皆驚德忠曰今你統制欲歸朝廷唯閻在不從今殺之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或報邵青青使其妻出舡見諸將曰統制偶傷風不安不知何故如



是德忠具言閔在兗狠失將士之心恐亂軍政請統制出相見議事青乃揮涕而出曰單統制要當好好分付不須如此德忠契自明然後開道理具說不可負違朝廷宜納兵以贖罪累數百言青從之德忠即命倒旗鎗通款狀于官軍遂願受招安

二十四日丁丑張俊加太尉

劉豫置招受司于泗州

吳敏為湖南二廣宣撫使 吳敏宣撫三路置司桂林時馬擴避地在融州褐衣竹杖日吟鈞于仙溪之上敏即起馬為宣撫司統制使兼叅議官又以其故人范直方為參謀

李允文伏誅

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罷

郭偉為淮西巡撫使以翟興為忠護軍

自京城失守中原散亂逆臣劉豫並恃虜勢竊據淮東渡河南距偽境不數百里官軍無日不與之交鋒河南一境東連鄭圃西接關陝北臨大河皆已從偽為唯翟興都守一方三面鄰敵孤軍無援糧餉不繼敵人窺伺日急興忠憤所激誓不與賊俱生每開諭將士以禍福永堅一節與賊抗士卒莫不奮勵由是臣僚上言曰河南為國之西宅陵寢所在山川蔥鬱祖宗神靈之依兼形勢控扼河陽襟帶川陝南俯淮漢為王室夾輔天下之勢于此為重翟興于危迫僅存之地萬死一生招集散亡忠義均有無同辛若統率將士竭節用命保護陵寢捍禦邊陲迎敵獲捷摧破兇賊勸農耕桑粗立基本



雖上至武大夫下至義兵一例且支糧二升至春時又或艱食多是無支寧忍死不敢逃亡臣欲望陛下少加撫恤特賜寵錫軍名以示廼心朝廷則河外之人亦必知國家眷不忘之意遂以忠護軍為名

十一月四日丁酉辛永宗權馬軍副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 侍御史沈與求再言辛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巨師古為神武後軍統制兼權神武中軍統制

二十五日戊戌孟庾為江西荆湖福建路官宣撫使韓世忠為江西荆湖福建宣撫副使 曹成馬友劉忠亂湖南范汝為亂福建福建路置制使辛企宗不能禦乃除孟庾宣撫使韓世忠副使命提兵討之 二十六日己亥辛永宗護江西兵馬副總管

王彥斡提舉一行事務趙橫及中軍統領門璋 王彥旣敗李忠也凱歌回金州大賞戰士待趙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時與兵將會飯語話如平常橫亦不疑至是忽往教場點兵會兵官具酒飲至四行叱橫使起數其豐里不用命之罪命杖之百而勇士已擗捉執縛矣橫曰受杖何至縛耶彥曰爾之罪死願將曰敢有起身告趙橫者與趙橫偕死諸將皆不敢動彥數之曰豐里之戰吾屢麾使汝援之汝不援何也橫曰與賈寧爭氣耳彥問其故橫曰鎮撫唯用提轄官賈寧及戰乃用趙橫乎彥以其無禮遂斡之又叱門璋下階數之如前璋曰璋為偏將有統制趙橫在不得自由彥曰見危不救安用將為何大統制之命并斡之再飲數杯而歸 張琪伏誅 張琪為斡賽所擒檻送行在伏誅



權邦彥兵尚書

十七日庚戌同知樞密院富直柔罷上初欲相呂頤浩也富直柔與右司諫韓璜樞密副都承旨辛道宗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尚書省提點李爰等每見上多譖短頤浩及頤浩拜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結為朋黨沮害頤浩入朝事直柔罷永宗已授江西路統管爰除名勒停璜遠小監當

二十九日壬戌曹成陷安仁縣執湖南安撫使向子諲曾成侵安仁縣入其郭大肆殺掠是時湖南安撫使向子諲退在安仁為成所執拘于軍中遂入道州十二月詔百辟卿士各舉所知詔曰朕之不德宗社播遷方仰瞻于天思雪神人之大恥不有濟亡多士寘我周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故孟軻曰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近得陳襄薦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所具備審如所荐斯為盛矣後世瞻之以襄為何如人邪今宣爾百辟卿士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須得舉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錢板行下諸監司都國備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舉繳速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或不當宜坐謬舉之罪無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惟善所在而公舉之朕將親選焉

八日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估先是劉豫置催場通南北之貨呂頤浩亦以為便乃奏通商估方商估未通也甘草一兩為錢一貫二百而市亦無賣如生薑陳皮之類在北方亦皆闕之

邵青受招安為樞密院水軍總制先是杜充守建康時



有秉義即趙祥者監水門金人渡江邵青聚眾而祥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脫身歸乃依于內侍細細善小說上喜聽之細思得新事乃令詳具說青自聚兵已後蹤跡并其徒黨忠詐及強弱之將本未甚詳編次序侍上則說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單德忠之忠義

十四日丁丑以慧見及會稽火詔求臣庶言闕失詔能還兩宮者封王詔存恤宇文虛中子孫 宇文虛中建炎二年為祈請使于金國不得如所請遂不肯還朝獨令其副楊可輔歸上思虛中忠節乃召存恤其子孫虛中在沙漠聞劉豫任用張孝純嘗寄詩與孝純其斷句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為道西山賦蕨薇

辛企宗追三官降宣撫使司統制 傳崧卿以宣諭使到淮南傳崧卿為淮南東路宣撫使 傳崧卿以宣諭使到淮南

東得戶部尚書印于權知泗州徐宗成獻於朝廷先是宿遷縣趙瓊寨劫人舟船于清河口得于李稅妾之手也

吳敏降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路允迪致仕

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

金人知海州薛安靖通判李暈巡檢司王企中領簽軍殺金人以其州來降

二十四日丁亥臣僚言王師所過州縣虜掠之害

二十七日庚寅吳玠除鎮西節度使 吳玠除節鉞賞和

尚原之功也

王彥敗桑仲于馬郎嶺克均州 桑仲為襄陽鎮撫使也

反藉專政之權以資跋扈之勢南攻德安西據均州各



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李擴主之軍前去金州不過三十里王彥曰賊兵以我兵為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軍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而彥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者幾月矣大戰者凡六日賊大敗奔潰彥縱兵追擊擒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千衆克均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

炎興下帙五十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四月

紹興二年正月車駕駐蹕紹興府

車駕幸臨安府 是時百司官府皆草創往々草舍以杭

州州治為大內臨安府遷於奉國寺基

十二日甲辰曹成受湖南二廣宣撫使招安 曹成執湖

南安撫使向子諲據道州朝廷有詔撫諭成如願赴行

在即仰放散江淮等路兵民外堪出戰人將帶赴行在

聽張招討節制群衆不願聽張招討節制詢々欲辭湖

南二廣撫司都總統兼叅議官馬擴為節制應援軍馬

使駐軍大名時曾遣人往諭成成即納款聽命至是馬

遣使臣張布齎劄子招成成受招安乃放出子諲又乞



差人知道州參謀范直方曰曹成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馬曰彼既不願遠去萬一促之是促使散而為亂也不若招之藉以為用宣撫使吳敏感方直之議馬與直方入議馬狀議曰曹成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襲取安仁縣劫掠財糧執安撫向龍圖入道州某蒙宣相公令當口念語言寫成詢撫曹成一行人馬劄子差使臣張布齋去投下却于今年正月十一日曹成差使臣劉睿機宜馮志與張布同來稱放出向龍圖乞差人知道州又再准備將領魏富齋到申狀開具所准樞密院劄子及詔書內事件并謚目內說願得相公指差一去處某觀敵人之情既惧遠赴行在且畏屬張招討群情詢詢思欲開報雖曹成有不得而制之者大眾一潰為患難量某已將所差到憑志等說諭禍福示以相公恩威

信義使之解甲聽命馮志等莫不欣喜順從願候使司分擘使喚其所請聽被歸降願約衆上下悉與安排無令失所某提軍馬親知道州入曹成軍中撫定分撥揀選強壯添隸伍軍聯齧隊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上副朝廷委任相公之意下安三路驚擾失業之民正是二月可以就緒之然失此機會不唯湖湘重困大繫朝廷之憂師老財殫無以善後上有朝廷之責下起兵民之怨難欲保身不可得也某職在都統當此敵人開閭之皆在亟欲以弭禍准伏乞相公詳酌二者之議究其是非斷決歸一或罷某都統制放歸楚或止絕叅議無為橫議含糊以誤國事敏曰奈何叅議是故人某退曰聽命故人之言不采其論可與共事乎望日以詩獻敏有曰未敢此言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拂袖歸



取仙溪敏遣騎追之不復還或聞馬去又數日敏以資學祠之命到成即復散亂湖廣被其害直方得郡而去遺史曰是時王次翁在廣右有二詩曰徙薪曲突論無憑太尉山中混耦耕頭額爛焦曾未錄參謀先已享專城近來出處事何如先輩風流掃地無忽有子充驚末俗一言契便長驅

揚惟忠誘楊勅殺之 揚勅初曾陷處州作過後隨朱勝非在吉州聚兵其心腹反屯于吉州朝廷命揚惟忠圖之惟忠與勅叙同姓之歡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併其軍亦有奔潰而寇湖南者

張俊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沈與求為御史中丞 制曰御史中丞上以廣人主之聰明次以肅朝廷之綱紀非通達國體特立不回未有能

稱厥官而厭輿論者也具官沈與求學識精敏性質端方簡自朕心周歷三院比從部寄再陟臺端不吐剛而茹柔每閉邪而陳善謀猷所及啟沃滋多進長霜臺益觀遠業當使群工庶尹知風憲之尊君子小人適消長之分昔爾之賴往其柔哉 遺史曰與求自侍御史除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與求極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二篇上之又禁衛單寡兵權不在朝廷與求上言仰惟陛下移蹕東南將為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有府兵府之法既壞猶有內外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



二十三日乙卯岳諒臣知滁州 先是權知滁州梅俊迪為王才所殺鎮撫使劉綱乃以張格非權知滁州也格非字正夫濮州人先權清流縣丞俊迪權知州也格非權通判格非權知州日嘗呼虞侯陳用一聲不應即命斬之人皆股慄格非在滁州郭仲威餘黨犯境非以腹心數十舟依山險以避之往來于城中而已其在城中也即以厚賞募人發掘窖埋遺物其所得甚多清流縣吏許原以女獻格非格非寵愛之乃用原為腹心使原往在料理得正任身并鑄州縣官司印記取太原路歸遇賊被殺勅與印記不知所在是時州境稍寧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乃奏乞差岳諒臣知滁州以代格非格非受代厚載而行至烏衣諒臣已給枷在烏衣市榜曰枷張格非格非惧棄舟而去於是齋之物復歸官

庫諒臣聞鄉村尚有食人者命捕之一日捕到六人諒臣曰如何得食曰無糧可食諒臣曰汝之罪若何曰自知必死乞快死而已諒臣曰吾貸爾死爾為我捕捉周知周知張九最嗜食人者也六人曰願執之以獻諒臣問其期日期以旬日諒臣許之六人者旬內日果執周知張九至諒臣詰之無異詞即日凌遲處斬于市中自是食人者遂止諒臣清介自守惟一友僧隨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

二十五日丁巳宣州火 韓世清屯于宣州其部曲多欲作過者先是賣蒸餅者皆叫云一箇二十五里外一般貨蓋言一箇賣二十五錢裡外皆是白麪也數日間人多驚惶或傳韓觀察軍中人欲自西廟巷放火為號內外皆火劫掠民財者日西廟巷果先火倏忽城裡城外



皆火世清往來彈壓遂不至劫掠寔正月二十五日也  
州人始悟一箇二十五里外一般貨是世清部曲之暗  
號知州李彥卿密遣監稅趙令告制于朝遂有李光王  
變之行

二月吏部尚書李光為淮西招撫副使 李光王變除淮

西招撫副使謀取韓世清也

翟琮襲金人于絳州垣曲縣敗之 金人侵陝右翟興令

其子琮乘隙潛渡黃河襲金人于絳州垣曲縣敗之

知商州軍州事董先叛附于偽齊 董先字覺民洛陽人

初從翟興軍與金人戰勇功為多先是李興以節制軍

馬屯于商州也會先有耿氏之迫來依于興之釋其過

先感之以无事興俄翟興俾先知商州先中心慚之密

有害興意因酒間躡伏甲兵垂涕于座上託以制司之

命械興令蘇堅衛送至制司欲于中途殺興行方雨舍  
宿山林庵舍中興夜夢若神人告之使去既覺則群卒  
熟寐興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南門家人識之咨嗟熟  
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送興使遠去興之二子一女二妾  
群婢與表弟崔三舍人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  
千餘人往來商魏間先既與興為讎而劉豫勢亦漸盛  
且侵于商先遂以商州叛附于劉豫

三月一日壬辰朔李光王變執韓世清于宣州送行在所

李光以淮西置制使往淮西措置群盜王變為副二月

晦日到宣州東門外下寨有韓世清下壕寨官白世清

不可出城世清問其故下壕寨曰李尚書往淮西而下

寨其言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是日以朔

旦出城見光就留之乃曰得旨陳軍欲往淮西可批報



諸軍令素隊出城以備點揀世清欲上馬馬已牽去世清不得已遂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於是執世清以歸沈與求上言乞諸軍將進物是時大將入覲有進繒帛方物者用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上言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以來進獻稍侈今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嘉納乃降札獎諭與求於是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發至行在所與求奏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器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諭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從之七日戊戌霍明殺桑仲于郢州桑仲以屢敗于郢州乃

移文郢州會霍明攻金州曰金州草寇遮道當盡當剽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遮道主名為誰仲陰怒之且有殺明之意明以措置郢州頗有條理市井買賣漸有向生意近城多種二麥亦有戀郢之心仲以六十騎徑趨郢州先以二十騎疾馳入城四十騎尚未到仲每下馬必梳頭為明所殺拘二十人入獄令供桑仲反狀以報朝廷初有譖隨州官吏欺官物入己者仲乃令於洪山磨勘院置獄取勘周節推以下官十餘員盡被追攝枷拷不勝其苦伍點檢者寔主其事後仲遣伍點檢往朝廷得空頭官誥二百道由德安府雲夢縣歸而周節推者為知縣時仲已被殺周節推銜被勘拷掠之寃遣人殺伍點檢于路而官誥莫知所在仲在襄陽也以趙去疾為通判仲死李橫為鎮撫使去疾猶為



通判後勸歸朝廷去疾被召見上問桑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故去疾曰臣嘗見桑仲為臣說必欲取東京獻朝廷只待乞兩箇文官與二子上惻然感動命特與仲兩子文官

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 楊沂中字正夫代州人子弟所試弓合移格出身知麟州死事宗閔之孫麟州建寧縣死事震之子也

王冠屠宿州

王彥及董先戰魏州界 自此王彥及董先屢戰矣

二十二日癸丑偽齊以兵犯翟興中軍興力戰死之 先是偽齊劉豫嘗遣偽廸功郎蔣頤持書傳賊語以王封誘翟興之叱之曰我大宋臣也豈肯受賊之偽命不啟緘而焚賊書戮頤于市豫計不行復誘興麾下裨將楊

韋泉潤陰約內應以謀害興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遂陷重圍中賊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年六十

四月桑仲為神武左副軍統制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于淮南為聲援朝廷信之議以大臣為都督遂大舉兵即以仲為神武左副軍統制是時仲已為郢州霍明所殺矣

劉豫陷壽春府

劉豫偽左丞相張孝純罷以為右丞相劉麟獨秉政李橫以兵圍郢

霍明殺桑仲于郢州也襄陽走報鄧州李橫橫初未信二報方信橫遂令其眾盡縞素李道在隨州亦縞素皆率其眾會襄陽之兵盡着白衣戴白巾圍郢州殺言為



桑仲報讎

韓世清屯于蘄州嘗欲立趙俊令為皇帝不克一及宣州  
火被執至行在坐前罪誅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三朝土野會編

卷

藝志



